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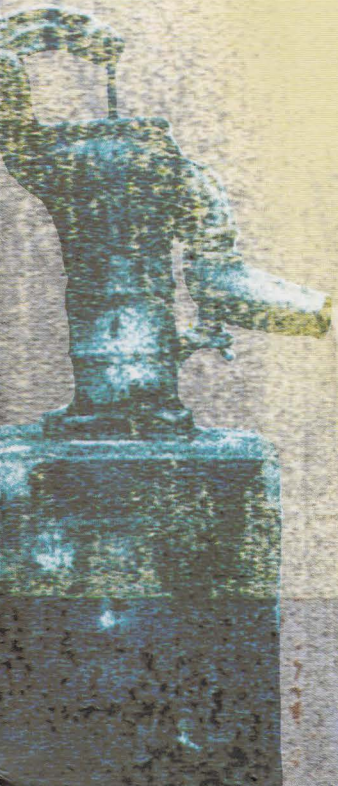
從枯井中

多瑪斯·格林 / 著
姜 川 / 譯

汲水

真 理

將使人獲得自由！



從枯井中汲水

Drinking From a Dry Well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S.J.) 著

姜川 (Joseph Jiang S.J.) 譯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從枯井中汲水 /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S.J.) 著 ; 姜川 譯

-- 初版 -- 臺北市 : 光啓文化, 2005 [民 94]

面 : 公分

譯自 : Drinking From a Dry Well

ISBN 957-546-546-6 (平裝)

1.天主教—祈禱

244.3

94018211

從枯井中汲水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 者 : 多瑪斯·格林 (Thomas H. Green, S.J.)

譯 者 : 姜川

准 印 者 :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鄭再發

出 版 者 : 光啓文化事業

地 址 : 台北市(106)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 話 : (02)2740 2022

傳 真 : (02)2740 1314

郵政劃撥 : 0768999-1(光啓文化事業)

登 記 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 行 者 : 鮑立德

E-mail : kcg@kcg.org.tw

中文網址 : <http://www.kcg.org.tw>

承 印 者 :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 話 : (02)2367 3627

定 價 : 180 元

光啓書號 205277

ISBN 957-546-546-6

Copyright © 1991 by Ave Maria Press, Notre Dame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導言 005

第一部分 在祈禱內：縱的層面

第一章：充滿愛的專注 013

第二章：兩種黑夜 037

第三章：以信德的眼光看 061

第二部分 在愛內服務：橫的層面

第四章：愛與喜歡 089

第五章：與基督一起勞作 115

第六章：門徒的祈禱 141

結語：上主，請祢收納 165

導言

《從枯井中汲水》是我繼一九七九年所作的《井枯之時》（*When the Well Runs Dry*）的一部續集。在那本早期的作品裡，我探討了初學祈禱者在內在生活，由默想及感性祈禱，步入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所說的「心靈的黑夜」的成熟祈禱所經歷的乾枯的轉化。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這種轉化為那些堅持不懈使用「心智」祈禱（*mental prayer*）的人是一種正常的經驗。但他也坦言，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在黑夜或乾枯時仍然堅持不懈地勇往直前。極少數人願意付出代價，願意去接受基督自己在黑夜裡為淨化轉化而工作的代價。大多數的祈禱者雖然並不排斥拒絕天主，但他們卻寧願讓自己居於一種舒適平凡的安逸狀態。他們「為天主工作」（我在《市場中的黑夜》（*Darkness in the Marketplace*）一書中曾闡述）而非「作天主的工作」——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不願意讓天主在其內自由地作祂的工作。《井枯之時》的目的便是去幫助祈禱者（及我自己）更深



切地領悟和接納乾枯臨在的挑戰，並視之為祈禱生活中的一種常態。

在剛剛開始時，乾枯或黑夜確實令人煩惱不安和困惑。我們成長所愛、追求與渴望的天主好像故意避而不見或至少保持沈默。我們擔心我們可能得罪了祂或許失去了祂，這也是我個人的經驗，而且自從《井枯之時》一書出版以來，我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信件，大多數的來信都表達了這一心聲。許多人告訴我，那本書符合了他們的真正需要，並使他們重新找到了內心的平安，而且也意識到發生在生命中的這些困惑和障礙，並非失敗的記號，而是真正成長的標記。我很欣慰和喜悅地知道基督有許多像你們這樣的好朋友。十字若望所謂的「極少數人」原來大大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他們竟分布在世界的每個角落和生活的各個層面。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強烈地感覺到有一種回到枯井的願望和需要，需要去了解當祈禱者在黑夜裡「坦然在家（to be at home）」時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我也經常被問到：黑夜（或乾枯）是否就是神枯（desolation）的一種狀態？它是否必須來困惑我們？它是否總會摧毀我們的平安？在初期階段，我認為是如此，因為我們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事，我們也害怕失去天主。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堅持不懈、持之以恆，如果我們有一位了解我



們的具體處境，且有豐富經驗的神修導師作為嚮導，或像十字若望和大德蘭這樣的靈修導師，我們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在黑夜裡獲享內在的平安和恬靜。正如我曾在《井枯之時》一書中所表達的，我們可以學習去「漂浮」。我們的感官和悟性知道黑夜的困難和挑戰性，但是仍然有一種雖出自於晦暗但堅實信德的隱含自信顯示出「一切尚好」。

我希望在本書中進一步探討這種「在黑夜裡獲享內在平安」的新狀態。本書是我利用在菲律賓使徒工作服務階段的安息年，在我母親的公寓裡完成的，母親同時也給了我無盡的支援和鼓勵。因為我的聖召——一如大多數的讀者一樣，是在教會內作一名活躍的門徒（行動中的默觀者），因而我們將特別留意我們在祈禱和工作中的成熟乾枯的經驗。本書第一部分討論的是當祈禱者在初期結束了接受天主沈默的挑戰，並學習在黑夜或乾枯中處之泰然後，在正常祈禱生活中所發生的一些現象。第二部分探討這種新狀態為我們活躍的、市場生活所隱含的暗示。因而，本書第二部分也可視為《市場中的黑夜》（一九八一）的一個續集，前書側重於十字若望所稱謂的心靈的黑夜，即在轉化過程中，教堂與市場、傳統祈禱與入世生活的關聯。



十字若望是成熟祈禱和指導人靈的偉大導師，本書第一部分主要建基於他的作品和思想。第二部分則側重於依納爵羅耀拉（St. Ignatius de Loyola）的靈修思想和精神。他是我在基督內的父親，也是教會內使徒工作團體的奠基人之一。令人驚喜的巧合是，一九九一年也是十字若望逝世四百週年紀念和依納爵誕辰五百週年。對耶穌會和加爾默羅會來說，這都是一個重大的慶典和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也使我能榮幸地將本書奉獻給這兩位偉人，他們在「天主內，一直是我靈魂的父親」（這也是多年前聖方濟薩威對聖依納爵的表達）。

在本書中也浮現出一個重要的話題，雖然十字若望和依納爵的靈修精神隸屬於不同的神恩泉源（默觀生活和使徒工作），但仍然有許多相似之處。超脫於外在的一切紛擾與束縛，為能自由地在愛與服務中走向天主的進程是他們兩位的思想核心之一。也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這也是耶穌福音勸諭的中心。願他們能祝福本書並使之成為一個好的工具，如依納爵所說的「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而在愛中轉化我們今日的人們。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日 耶穌聖容節



當我剛剛作完上述的導言並準備將手稿付梓出版社之際，我自己的最好的朋友，我的母親在熟睡中平安地回歸父家。之前我和母親剛剛從阿迪融達克山（Adirondack）五日旅遊歸來。母親是一位平凡而偉大的女性，她的一切常令我們懷念和分享。有一件事她曾對我說（因為閱讀為她頗感吃力，她常常在聆聽我的演講錄音中慢慢入睡），她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知道如何祈禱。她每日參加彌撒也祈禱。但對她而言，她的「方法」好像太容易、太直接，她與天主，就好像和我們——她的家庭一樣，舒適開心地在一起生活。這會不會哪裡有問題呢？

我自己更能了解母親複雜的內心世界。當我的父親於一九七三年去世時，我明白母親內心所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悲傷。從她過去所講的一切當中，我了解到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在美國經濟大蕭條期間他們所受的煎熬。我了解到我父親自從一九四一年聖誕節，當他的長兄，也是我的代父自殺身亡後，對聖猶大——無助者主保的敬禮。不，母親的方法一點也不淺短和輕鬆，她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一如我們每個人都必須付出一般——並且在八十四歲高齡之際平靜走向另外一個世界。她已經體驗到我在本書中所表達的一切。當我在她突然人去樓空的公寓寫這段話時，我



祈願她和我的父親幫助我和您們大家步入同樣的內在轉化平安。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母親的聖容節



第一部分

在祈禱內：縱的層面

第一章

充滿愛的專注

真理與自由

當耶穌到了他生命最後的高峰時刻——決定他從使命之初起的一言一行的時刻（若二24），他告訴比拉多他存在的終極理由：「你說的是，我是君王，我為此而生，我也為此來到這個世界上，為給真理作證：凡屬於真理的，必要聽從我的聲音」（若一八37）。比拉多不能，也不願了解耶穌的意思，他不願耶穌的說明，並以「什麼是真理」這句無恥的回覆來結束對話。

儘管如此，比拉多的疑問似乎顯得並不淺顯和輕率。究竟在《若望福音



音》中，耶穌所指的「真理」是什麼呢？真理這個詞在《若望福音》中反覆出現，尤其是在第五、七、八章所記載的耶穌與猶太人（即對觀福音中的經師和法利賽人）的對質中。正如若望瑪肯萊斯（John McKenzie）在其著名的《聖經詞典》中告訴我們，「真理」在舊約中與「信德」密切相連，亦即完整、不可改變、堅韌——並值得人們信任。「真理不僅僅是理智認同的對象，而是要求個人獻身的行為。就某種意義而言，人們可以說寧願去選擇或接納真理而非只是單純的理智認同。」在新約聖經中，個人獻身的希伯來觀念依然存在；但現在更是基督親自來為真理作證，聆聽者被召向基督交付自己。

聆聽真理是將自我自由地交付於耶穌基督，它不僅僅包含在腦海的層面，更注重心靈和意志。我們因而更能了解比拉多所摒棄的問題的更深涵義。聆聽耶穌並與他對話交談要求比拉多的生命（及其所代表的世界）擁有一顆開放和接納的心，並以此而改變自己。

但對那些選擇將自己交付於真理，並宣揚耶穌來到世上是為真理作證的人們，耶穌的真理為他們足夠清楚嗎？既然本書也是為這些獻身交付自我的人而寫，那麼他們所處的環境也委實令我們關注——並引領我對這



些背景作更深的反思。在《若望福音》第十三章裡的一段話談到，對耶穌真理的獻身為那些接納他的人往往並非黑白分明、輪廓清楚的，相反，它看起來有些模糊晦暗，只能逐漸地變得清楚：獻身需要對耶穌本人懷有巨大的信任。「主，唯有您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若六68）

《若望福音》第十三章是若望宗徒對最後晚餐的記載，出乎我們意料的是，若望並沒有如我們所期待的那般去描述聖體聖事是如何建立的。他反而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述了耶穌為門徒們洗腳的故事，並催迫我們更深地去了解聖體聖事的奧義。聖體聖事在教會傳統中一直被視為是基督徒合一的聖事，在我們謙遜地效法基督的愛與服務中，我們也合而為一。

「你們稱我為『師傅』，『主子』，說的正對：我原來是。若我為主子，為師傅的，給你們洗腳，你們也該彼此洗腳；我給你們立了榜樣，叫你們也照我給你們所做的去做」（若一三13—15）。

耶穌如此深邃的教導源自於他為門徒伯鐸洗腳一事，但起初伯鐸斷然拒絕了耶穌。雖然在沙漠地區存在著在宴會前要為穿著草鞋走路的客人洗



腳的風俗習慣，但這只是僕人的任務。我相信耶穌對伯鐸的答覆也適合於我們整個生命對基督及其真理所作的愛的獻身。他告訴伯鐸：「我所做的，你現在還不明白，但以後你會明白」（若一三7）。儘管這些話在當時對伯鐸來講毫無意義可言，但他一定相信基督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也許過了不久，或是很久以後，他和其他的門徒們才能明白老師耶穌對待他們的方式的真正意義和智慧。

當我們理解這點的時候，這便是整個福音的全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記載了瑪利亞對當時所發生的一切困惑不解，但她將這一切默存於心，直到逾越奧蹟才彰顯出真正的意義。耶穌的門徒們也常常誤懂他的話和工作。事實上，正如《宗徒大事錄》所記載的，升天節那天是耶穌在世上的最後日子，門徒們對耶穌的話仍然是「主，是此時要給以色列復興國家嗎？」耶穌同他們在一起生活了三年，關愛教導他們。自他從死者中光榮地復活以後四十天之久顯現給他們，講論天主國的事情，但門徒們仍然無法了解他生活和教導的意義。他們仍然期盼一位政治性的默西亞，一位猶太傳統中的革命領袖！他們唯一的希望是在最後晚餐中耶穌堅定的許諾：



祈禱如生活

「我還與你們同在的時候，給你們講論了這些事；但那護慰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來的聖神，祂必要教訓你們一切，也要使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若一四25—26）。

日後，藉著聖神的恩寵，他們將會了解一切。

自從我在《井枯之時》中談到在祈禱內成熟以來，十二年已經過去了。那時我自己也在掙扎著去明白天主在我生命中工作的神祕方式，那些我有幸輔導的人們在生活中也面臨同樣困境。當我寫完後，我感到我能夠「列舉」並分享我過去三十年作為耶穌會士祈禱者，及十五年的司鐸生涯一些有意義和價值的經驗。但是整個歷史仍然充滿晦暗和神祕，我認為我已經感覺和理解到（但並非說黑暗已經消失），而更在於我能在黑夜裡泰然處之，等閒視之，並且在全心信賴和信德中安穩向前邁進。繼之而來的



幾年內，我陸續寫了一些有關我們生命與基督能更接觸的東西：市場裡的黑暗、從祈禱到行動的分辨、在依納爵靈修傳統中成功退省的活力以及梵二所提倡的平信徒聖召的革新視野等。然而，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有一天——如果天主允許我多活幾歲——我會再度回到枯井。在第四、五章（學習如何去處理「黑夜」的乾枯）及第六章（長期與枯井祈禱為伴的目標）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隔閡。這種再度考慮成熟祈禱的奧祕的需要，因《井枯之時》所表達的與眾不同及令人毫不期待的容納而變得更加強烈。上主在世界各地擁有如此眾多的枯井朋友，其數目遠遠超過我的想像。

因此，我相信我們現在回到黑夜與枯井的經驗裡，是那些忠實於他們祈禱生活的人們的一個常態。雖然我們在今世無法完全明瞭這種經驗，但我想它現在可以更能幫助理解從黑夜轉移到漂浮的神祕進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獲得更深的領悟：在本章中，請容許我總結並重新表達本書的主要思想；之後的兩章中，我們將一起來看看按照後來的經驗是否可以酌情增加點什麼，即當我們坦然面對黑夜或乾枯時……當我們日復一日地從枯井中汲水並善度生活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那麼，從早期的《井枯之時》一書中的基本洞察開始，讓我們回顧祈



禱乃是生活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必須是活潑和動態的。進化論告訴我們，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一切生物都將成長或消亡。進化猶如潮汐，不可抗拒地為後代沖刷出立足和發展的遼闊海灘。改變是生命無法阻擋的一個自然規律。在過去十年來，美國進入了一個很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轉型變革期。它不再是如往昔般操縱和引導世界的政治經濟潮流的戰後巨人，與美國交往的國家如日本、德國以及近年來異軍突起的中國、俄羅斯——都在變化。今天對任何一位美國領導人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去調整適應、面對這些變化，領導美國人民具有創意性地去回應這些改變以及冷戰之後的新機遇。

然而，大多數的人們常常抵制改變，俗話說，唱老歌，按照舊的遊戲規則會更容易、舒適及承擔較少風險。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昔日戈巴契夫猶如隱藏的史達林，永不遺忘列寧——史達林主義控制世界的野心和夢想，但現在是更有經驗地以披著羊皮的狼的方式出現。或者我們可以認為發生在俄羅斯的一切只是冷戰取得勝利的標記：共產主義失敗，資本主義勝利。上述的這兩個例子，我們都不需要改變我們的思維來獲得認識和成長。



同樣，在我生活的菲律賓，左派和右派的理想主義者都按照自己的理念和立場來為艾奎諾夫人（Cory Aquino）及其政府戴帽。為極左派的人士而言，她只是如馬克斯一樣的「資本家」及社會精英分子的另一個化身。腐敗和不公正的壓迫仍如往昔，絲毫沒有進展和改變。選票的記號改變了但文字仍然是一樣，只是換湯不換藥而已。而對右派人士而言，她比馬克斯有過之而無不及，她態度軟化，（天真幼稚地）處理國內的共產主義問題，並幻想將菲律賓的經濟和政治體系轉化為東南亞唯一運行真正民主的國家。左派和右派都對一九八六年二月的「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運動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他們唯一認同的是目前存在的現狀可以被先期存在的世界宏觀視野所併吞。但任何改變都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舊的觀念和體系仍然占著壟斷的主導地位。

然而事實的真相卻是，因著艾奎諾夫人的入政而使菲律賓的歷史獲得了可觀的改變，儘管並非全面。就如我們大多數人一樣，因為她也同樣受到了過去的影響和左右。艾奎諾夫人是被暗殺的尼諾依（Ninoy Aquino）議員的遺孀，她對人們抱有極大的信任和希望，因為這些人在尼諾依被暗殺時曾大力支持她——他們中有不少人後來卻背信棄義出賣叛離了她。



她自己曾說，去發現是否每一個反對馬克斯獨裁的人都胸懷為國為民的利益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一些自私自利的野心家、機會主義者只是在一九八六年的革命後才露出其本來面目。然而，為艾奎諾夫人而言，菲律賓社會的改變甚至在她成為總統之後，也催迫她繼續成長。

我一直認為，新的環境要求新的視野和具有創意的回應。我們有基本和持久的信念，但這些信念的真正意義以及它們在我們生命中的含意只能逐漸地顯露和清晰。通常這種顯露過程是疼痛的、模糊的、晦暗的。因為祈禱是生活的一種形式，隸屬於生命成長的規律範疇，若不回歸到她／他對基督的愛，祈禱者難以步入一個快樂舒適的熟悉模式。人們筆端下所精采描述的年輕人一見鍾情、柔情似水的愛，對中年或老年人來說卻顯得有些令人尷尬，或不切實際。

在祈禱內成長的三個階段

在《井枯之時》中的第二個關鍵的洞察指出，在祈禱內成長的健康生命有三個基本階段。為了便於理解，我們暫且不妨以人與人之間的愛情關



係來做個比方。我願意如此描述：相識（追求階段）；從相識到相愛（蜜月期）；從愛到真正的愛（當蜜月期完後常年廝守一起的婚姻生活）。通常我們不會去愛我們所不認識的陌生人。因此，與主同在的第一階段如同與初戀情人在一起，是去認識吸引我們去愛的人。也許在愛情（戀愛）關係的初期會有一些令人醉心和迷戀的甜蜜感覺和美好回憶，但醉心和迷戀並非真正的愛情，更確切地說是因為我們不知道所迷戀的對象，而只是陶醉在愛情縹緲的自我幻覺中，甚至忽略了在我們面前的人。我們「愛」的對象只是存在於我們自己的想像中。「與愛相愛是令人去相信。」

藉由反省這在每種愛情關係中都會經歷的三個基本階段，我也意識到它們可以用我們在每一階段所欲尋求的來描述和表達。在上述表達的「相識」追求階段，我們尋求認識：這個吸引我去愛的人是誰？他／她的價值是什麼？將我的終生託付給他／她意味著什麼？但是，我們所尋求的認識不僅僅是對他人的了解和認識，我也在作自我認識，我到底是誰？我的人生有何意義？我的生命在追求什麼？我將怎樣完善豐富這種關係？我應該做什麼才能與我所愛的人一起喜樂豐富地分享生活與生命？

在初期的「相識」階段（我在《向天主開放》Opening to God 第五章曾



經探討過），我們與天主亦如與朋友一般，真正的挑戰是誠實的自我認識。有人認為我用人與人之間的愛情為類比並不恰當，因為我們不能如情人和配偶一般看見、聆聽、觸摸天主。但是有形與否並不是維繫愛情成功的必要條件。在我輔導的經驗裡，許多真正成功的美好婚姻，配偶的有形可見和成功的祈禱是相輔相成的。祈禱的癥結不是我們是否可以看見或觸摸天主，無論是在祈禱或在人際（愛情）關係中，只有少數人願意去付出真正認識自我的高昂代價。我們對真正自我的認識仍然固執地停留於我們的忽略和幻影中。

那些在相識階段致力於真誠地認識自我和他人者，這階段會慢慢引導人步入甜美的蜜月階段。按照我們在愛情關係中所尋求的，我們可以將此形容為從認識到經驗的轉化。雖然我們終其一生都在不斷地認識自我和他人，但認識並非是第二階段的中心和價值。在愛情關係從腦海（知識）轉移至心靈（經驗，愛）的過程中，我們不是去尋求洞察或悟性，而是追求與我們所愛的人在一起時的甜蜜與喜樂。這種相同的轉化也同樣發生在我們祈禱時與天主的關係裡。今日我們不再如往昔般熱中於去反省（比如默想聖經章節），我們只是以赤子童心般的單純，在愛內被吸引走向祂愛情



的甜蜜港灣，緊密依偎在祂身旁，沐浴在祂聖愛的春輝裡。

第二階段對神修導師來說顯得非常容易。因為對被輔導者而言，祈禱是自動自發並且充滿令人喜悅的神慰。在此時，導師只有兩件事應該告訴被輔導者：首先，默想祈禱和在愛中赤子般地將自己交付於天主是一件可以放心去作的事。畢竟，祈禱不是去思考而是去愛。認識默想祈禱的全部目的是為愛準備一個堅強的基礎。但是第二點就不那麼令人安慰或喜樂了：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蜜月期會有過去的一天。雖然有時候看起來我們好像已經達到了完美愛情的狂喜，但事實上我們只是剛剛起步而已。正如每一個婚姻（或友誼），蜜月期都會逐漸結束，因為在蜜月期所經驗的所謂真正的甜蜜愛情依然包含著很大程度的自愛。不錯，我愛你；但就更大的幅度而言，是因為你滿足了我和我所有的願望與樂趣。「我對你早已心儀已久，你是我今生的唯一。」只是我們在享受現實愛情時的囁語。

但這難道有什麼差錯嗎？在剛剛開始它確實是如此美好的感覺，但也需要一個真正成長的過程，即意識到我不能完善自己，我需要走出我自己的狹小圈子去找到我自己的幸福。令人慶幸的是在初始階段所謂的愛尚不是真正的愛。我的「愛」仍然只專注於我自己的需要、我的滿足。這一點在



蜜月期結束時會逐漸明朗。我們會明白，在日復一日的日常生活關係中，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會常常令人稱心如意或感覺良好。然後我們會開始意識到婚姻聖願中「無論環境順逆」的真正涵義。也許一對新婚的夫婦在婚禮上會感到奇怪，我們竟然需要「逆境」與「順境」來結出真正愛情的完美果實。在順境中我們體驗到愛的喜樂與溫馨；在逆境中我們感覺到愛的無私與寬廣。當摩擦和個人衝突不幸發生時，我們的生活受到了挑戰，我們然後才學得因他／她的緣故而更加愛他／她。這並非因為我對你感覺良好（事實上此時此刻我感覺很不舒適），而是因為他人的幸福、喜樂與安康為我非常重要。

學習去放手

如果我們在尚未經驗關係的「逆境」前能學習到無私的愛與付出，那當然會對我們的成長大有益處。但是，至少在我個人經驗看來，這一點對我們帶有罪惡印痕的軟弱人性而言，似乎有些不太可能，這也類似於我們與天主的關係。一個豐富成熟的祈禱生活的第三階段是「枯井」或如十字



若望所說的「黑夜」。它好比一個美好的邂逅（或一僅或長或二深交誼的過程）蜜月期的後期階段。在一個成熟的愛情關係中，有時會有洞察或快樂的經驗，但此時也許會有一個新的異物出現：失去活力、日復一日、按部就班的生活慣例，甚至於小小的摩擦也會成為我們人格不完美一面的導火線進而引發衝突。十字若望指出，這是我們個人與天主關係的關鍵時刻。不少人的祈禱進入新的黑暗，但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堅持不懈地繼續走下去，因為大多數人不願意或害怕付出成長的代價。通常，他們並不同時放棄天主或祈禱，他們保持著「好人」的形象，但卻先為自己設定了一個舒適平凡的水準：愛，但不願意付出太多；給予，但只局限於他們給自己訂立的舒適範圍內。

淡泊無味、失去熱情的感覺在友誼和婚姻生活中都可能發生，因為人們擔心他們的朋友或配偶會在某一天發現他們陰暗的一面。在祈禱生活中也會同樣發生，因為即使基督沒有陰暗的一面，但我們自己為了加深這種關係的奮鬥會成為一個問題。我們需要對天主冒著毫無遮掩的危險，需要讓祂揭示我們自身黑暗面的真理。耶穌說真理將使我們獲得自由。然而，他的聆聽者卻不能面對真理和獲得自由。「事雖如此，但在首領中，仍有



許多人信從了耶穌，只是為了法利塞人而不敢明認，免得被逐出會堂，因為他們喜愛世人的光榮，勝過天主的光榮」（若一二42—43）。為避免讓我們以為法利塞人皆為邪惡之徒，以及天主和良善者的敵人和反對者，讓我們來回顧耶穌最先對他們所說的話：「你們查考經典，因你們認為其中有永生，正是這些經典為我作證；但你們不願意到我這裡來，為獲得生命」（若五39—40）。那麼他們為何拒絕接受耶穌及步武生命成長的真實召喚呢？基督自己回答了這個問題：「無非是你們不肯聽我的話」（若八43）。他們尋找真理，他們渴望永生的自由與幸福，但他們不願冒險赤裸地站在基督面前，因為赤裸裸地、誠實地站在基督面前為他們實在太冒險——為我們大多數人而言也同樣如此。

我在《井枯之時》（第三章）曾指出，基督一步一步地引導我們的愛與祈禱生活進入枯井階段。在斷斷續續的乾枯進程中有一個轉化的過程，有時候天主臨近我們，祈禱便變得非常容易和充滿神慰，而在另外一些時候，祂好像遠離我們而去，我們的祈禱變得空洞，有時蒼白一片甚至受到很大的困擾。從蜜月轉化到枯井的重要特徵是其不可預測性，也無法操控。當我們在祈禱時，我們永不知道將要發生什麼，而我們所擁有的期待



往往令人困惑和迷惘。比如說，我們要天主來，祂不來；我們不希望祂來時，祂卻翩翩而至地來臨了。在復活節主日，我們的生日或其他一些對我們有重要意義的紀念日，當我們期待同天主一起共度佳節，一同來接近我們時，祂好像隱藏在九霄雲外，不見蹤影。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或我們焦慮失意的時候，在一個最不起眼的時候，祂卻突然回來了，我們發現祈禱竟充滿了無可名言的神慰。

為什麼這個轉化階段的重要特徵是不可預測性呢？因為轉化的目的是教導我們去「放手，讓天主來」，我們不能駕馭祂來去的節拍。曾經，我們的祈禱非常活潑，它所結出的豐富果實加深了我們的忠信和努力，天主好像願意伴隨著我們的音樂共舞。但現在，祂成為一個難以觸摸和了解的情人，祂感覺到我們現在可以放棄嬰兒的奶液而食用成人的固體食物（希五13 | 14），我們從只要哭喊就可以得到我們想要的，轉變為接受天主為我們成長和真正益處所準備的一切。就如同兒童的斷乳期的進程通常是在溫柔緩慢中進行的，否則會令我們反抗，並在失望中放棄。正如十字若望告訴我們，許多祈禱者最終選擇了放棄，他們拒絕讓自己冒險放掉他們原本可以應付的事情，讓天主來掌管。如果他們是行動者之類的人，他們會



藉著為所謂好的工作等等之類的理由來放棄乾枯而繼續保持自我操控的企圖。工作的真正益處，像是社會正義等成為他們「為天主工作」（做他們想為天主所做的）的美麗的藉口而非「做天主的工作」（允許天主以祂自己渴望的方式在他們內工作）。更被動的是，利用「靜觀」的方式、保持自我操控的方法、為天主工作等，使他們的祈禱常常與各種敬禮、祈禱意向等劃上等號。藉此，他們保持談論，並以此來躲避令聆聽者乏味的乾枯和沈默。

轉化階段

成長的挑戰是我在《井枯之時》一書中討論的重點之一。我認為十字若望表達得很清楚，他說，大多數人的祈禱都會遇到乾枯的第三階段（至少是轉化的開端）但幾乎很少人能堅持不懈地繼續下去。雖然依然保持良善和真誠，他們仍然害怕去付出成長的代價。事實上，每一位祈禱者——即使如小德蘭這樣偉大的靈魂——通常會感到被要求在黑夜和枯井裡的堅持不懈，對信德的逾越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挑戰。他們需要得到鼓勵並對



基督所做的一切有所了解 and 洞察，否則他們會因此失望並迷失方向。當然，天主自己可以提供這種光照和鼓勵。但一般而言，天主常常透過人來通傳祂的訊息。

但問題在於，在轉化階段裡斷斷續續的乾枯正逐漸成為我們生活的常態，一種「永恆」的狀態。當我們學習如何放手讓天主來控制我們祈禱經驗的節拍時，那麼枯乾則會愈來愈成為一種常態，洞察和喜樂經驗的輕鬆變化則會變得更加稀少。我們開始憂慮地懷疑枯井或黑夜不只是我們祈禱的一個短暫狀態。事實上，當祈禱者已經進入第三階段時，常常焦急憂慮地問我這個階段到底還要持續多久，我通常半開玩笑地答覆：「你打算要活多少歲？」雖然這並不能安慰在黑夜中的他們，但卻是一個我們必須面臨的事實。

雖然如此，但很幸運地（正如我打算在下列幾章要討論的），我們可以坦然而對黑夜或乾枯，事實上，這也是我過去十二年來所學到的寶貴的一課，儘管黑夜仍然會繼續存在於我們的生活中。也許我們會花上兩三年的時間停駐在相識階段，在此階段，對天主和自我的認識是我們祈禱的過程和主要焦點。或許我們會在蜜月階段花上五至七年，相愛的經驗成為該



階段的主題。我們也不必感到驚奇，第三階段的黑夜和枯乾會伴隨我們一生——如果我們具有足夠的勇氣去回應恩寵並在黑夜裡持之以恆而不輕言放棄。

《井枯之時》的第四、五章的主要目的是去鼓勵那些受到基督召叫去日臻成熟和完善他們祈禱生命的人：去幫助他們意識到發生在其祈禱生命的一切都是正常有益的，雖然痛苦和乾枯在所難免；去闡述十字若望給予我們的記號，藉此，我們會辨別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疏忽或軟弱而導致的乾枯，抑或這是在枯井的黑夜裡生活的真實召叫；去輔導他們如何與乾枯為友、親密共處。在最後一點上，十字若望建議我們尋求一位良善、經驗豐富、善解人意的神修導師，並信賴他／她的判斷以了解黑夜確實是天主對我們的旨意，即使有時我們可能會覺得是由於自己的過犯而得罪失去了祂。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忠告，因為在枯井的早期階段我們會感覺到被這位我們深切渴慕的天主所拋棄。此時我們會發現上下倒置，黑暗是光明，缺席竟是會晤。我們很難成為自我矛盾經驗的傑出解釋者。

十字若望也忠告我們，在祈禱中放手，對天主所作的一切擁有赤子般單純的「愛的專注」，停止企圖以默想激起我們對天主愛的感覺，這些努



力現在已無濟於事。我們只是干預天主在我們內所作的——而且加增了我們的困窘。在《井枯之時》中我曾用耶肋米亞先知優美的陶工和黏土的隱喻（耶一八1—6）來闡述十字若望的這種神祕忠告。我們也可以用手術來做一個類比的說明。當我們躺在手術臺上時，醫生會先給我們施行麻醉，讓我們失去知覺，他如此作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治療我們的疾病並以此挽救我們的生命。如果病人在做闌尾切除手術時是清醒的，那麼他可能會干預整個手術的進程，或企圖幫助或保護自己。藉著「將他擊昏」，外科醫生才能正常工作來挽救病人的生命。

手術的隱喻也引申出另一個要點。當病人尚在手術臺上的時候，你不會以病人的感覺來判斷手術的成效，因為病人仍處於昏迷狀態！假使你在康復室探問他手術進行得如何，他回答說：「哦，手術完全失敗！整個手術過程我都處於昏迷狀態，因為我無法記起發生的任何事情，我要再做一次手術。」那麼你怎樣回答他呢？我想我會這樣說：「天哪，千萬不要按照你當時的感覺來判斷手術。先看看你的傷口是否已經癒合，看看因手術後帶來的疼痛和噁心是否已經消失。」這就是我們所謂按照結果而做出相稱的客觀判斷。



我們乾枯的祈禱也是同樣如此。不要按照你在祈禱時的感覺來判斷，而是按照你在日常生活中積極向善的行為和動力。你是否發現你已經變得更加謙遜？更願意熱心幫助他人和光榮天主？你是否更加意識到自己的軟弱和短處，但因而也更加信任天主對你的接納和建立？正如大德蘭所說的，這一切都是真誠祈禱和真愛的記號。如果我們看見自己在這些方面成長和進步，那麼我們的祈禱便是豐富充實的，儘管枯乾和困惑仍會時常光顧我們。換句話說，真正祈禱的果實不在於祈禱本身的神慰如何，而在於我們的生活及其見證。

那麼，讓我們再度回到我們所尋覓的祈禱三個階段的區別。我們已經談到，在第一階段的尋求是對天主以及我們自我的認識，第二階段則是經驗，在第三階段裡我們所尋求的乃是轉化，現在我們祈禱的真正果實不是洞察或經驗、良善或令人滿足，當然這些都有可能出現。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枯井祈禱是將自己交付給天主並讓祂來轉化我們的佳期。祂是醫生而我們卻是病人，為能使我完全信任地把我的生命交付在祂仁慈的手中，我必須對祂的技術和關懷有完全絕對的信任。如果我們全心信任祂，我將自由並充滿感激地臣服於祂在我內的工作。這種工作是一項終生的任務。



正如聖奧斯定在其優美的隱喻中形容的那樣，我們需要用終生的時間才能伸展出足夠的寬廣來擁抱這位無限美善的天主。十字若望指出，對大部分的人來說，這種轉化的工作要在煉獄裡才能完全實現。但是為堅持不懈的祈禱者，枯井階段就是煉獄本身。藉著漫長乾枯的黑夜，上主在逐步地實現轉化我們的工作。因而我有時對一些在祈禱時失意的人們談到枯井時說：「你只有兩個選擇：你可以先付款，然後再享受；或者你可以先享受，然後再付款。為能獲得永恆的生命，你遲早都會被轉化。」其他唯一了解的選擇則是地獄。

正如黏土之於陶工，手術之於外科醫生，將自我交付給天主並讓其在我內工作的轉化能惠及更多的人。倘若我等待煉獄，則不可能幫助更多的人。但如果我現在就讓天主來轉化我，我能成為祂更有效的愛的工具——正如依納爵所說，「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instrumentum conjunctum cum Deo*)。

在本書的第二部分，我們會再回到在枯井裡生活的使命層面。也許我們可以引用十字若望勸勉在此階段的祈禱者所用的「充滿愛的專注」這個詞來結束本章（《攀登加爾默羅山》*The Ascent of Mount Carmel* 第二書，第



十二章，第八節）。十字若望指出，他或她（祈禱者）應當如赤子般單純地與天主愛的專注「安靜地在一起，不要去留意思像及其工作。」當然，這一點在蜜月期間會顯得比較容易，當天主的臨在被強烈地體驗到時，我們不再期盼更多，而唯願寄望並專注於祂。但當天主好像隱藏起來，而我們的祈禱也處於痛苦、寂寞、空虛的時候，我們又該怎麼辦？我們還能再專注於祂嗎？我們能嗎？

我認為我們仍然能夠繼續專注於祂，倘若我們所專注的對象不是上主（因為祂看起來離我們很遙遠）而是天主在我們內所作的一切，即藉著乾枯和黑夜，我們相信這正是天主的手在我們身上。我通常對那些前來詢問如何處理這種痛苦乾枯的祈禱者說：「如果天主把這樣東西變黑，你則使之變得更黑。」這話聽起來頗為奇怪，但我的意思是去完全地信任陶工的能力，去信靠聖神和煦之風的引領。不要試圖用過去捕獲的想像和充滿神慰的感覺來抵抗祂乾枯的凜冽寒風。儘管我們有時不能完全明白，但仍全心信任祂對我們所作的一切，並在祂的愛內獲得輕鬆與釋放。在以下的章節中，我希望去進一步闡述這是坦然面對黑夜的途徑和方法——同時也學習從枯井中汲水。



第二章

兩種黑夜

黑夜的五種類型

在我教授的使徒靈修課程中，我時常讓學生們反省的一個問題是：假如一位祈禱者前來告訴你，她的祈禱非常「乾枯乏味」，為了給她適宜的輔導並處理這個問題，你如何來確定她所謂的「乾枯乏味」的意思？讓我們按照上一章所總結的來討論這個問題。同時，我們可以設立一個平臺，來對深度的枯乾，即十字若望所說的「黑夜」，作更全面的論述。

在我看來，我們可以將黑夜分為五種類型，也適用於上面所虛擬的祈禱者。對剛剛起步開始學習祈禱的人來說，「乾枯」也許意味著尚不知道



如何開始祈禱。在我最近所帶領的一個堂區四旬期退省中，我告訴堂區教友們在我講完要點之後，用二十至三十分鐘的時間來祈禱反省我講論的主題。然後我們再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心得體會，並詠唱一首聖歌來結束當日的退省。我在第一天晚上便給他們聲明說，沒有人會因著聽我的宣講而獲得聖化，他們需要個人與天主會晤，而我的角色只是這個會晤的橋樑。我知道若我要他們回家後再作祈禱反省，大多數人會以種種藉口和理由而無法反省。在避靜結束後的聚會上，我非常高興地獲悉一位避靜者特殊的經驗。在避靜的第一天晚上，起初這位先生因為要孤獨一人用三十分鐘的時間祈禱而顯得非常焦慮不安，但在隨後幾天的避靜裡，那一階段卻成為他避靜收穫最豐富的時刻。藉著我們所提供的聖經章節和避靜要點的幫助，他突然發現自己其實能夠在心靈深處的靜謐中會晤天主，那是一段令人難忘的時光和深刻經驗。事實上，他也期待自己在避靜後繼續這種練習。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第一種可能的乾枯類型：初學者只是不知如何祈禱（在傳統觀念中的「心智祈禱」*mental prayer*）。在逾越此枯乾的進程中，一個知道如何啟發慷慨的初學祈禱者進入認識上主和自我，並且具有豐富經驗的優秀神修導師，將會對祈禱者大有裨益。



但是，假使我們上述所虛擬的避靜者已經有了祈禱生活，她已經學會了這些方法並找到了幫助她個人與天主會晤的渠道，然而現在這些方法和技巧不再對她產生作用和效果。她發現自己分心走意、心情煩躁，而在這之前，她個人的祈禱常常充滿平安和神慰，且是她生命重要的一部分。這也許會是我們所謂的「枯井」經驗的一種。但我們必須先看看另外的可能：她的乾枯也許是由於一些已經蔓延在她生命中的疏忽大意。她也許不在乎自己對日常祈禱的忠信；或者她的心不在祈禱上，滿腦雜念。或她以前祈禱的成功經驗讓她錯誤地認為，即使缺乏自我對會晤天主適宜的準備和調整，她也可以照樣隨心所欲地「收聽」天主。或者這種疏忽是由於她活躍的社交生活中一些紊亂的牽掛（disordered attachment）：因受到傷害而帶來的怨恨和痛苦煩惱，竭力讓自我成功的虛榮占據自己，或者在天主與友誼之間去競爭誰應該是她關注的中心。

那麼我們怎麼去確定她的乾枯是由於自己的疏忽而非來自於天主的淨化之手？當然，我們所有的人都會有疏忽。即使我們擁有慷慨的願望，但沒有任何人能夠完美地答覆天主的愛。然而，這種疏忽並非是造成乾枯的因素；相反的，這都是天主藉此工作而轉化我們的原料（陶工的黏土）。



因此，我會請那位虛擬的避靜者去作一番自我良心省察，去看看在她的祈禱或與別人接觸時是否有新的不忠實浮現。如果她發現自己有許多弱點或缺失，但是她知道以前天主臨近自己且祈禱充滿神慰時，這些弱點是自然浮現或以前便已存在的——那麼我們可以假定疏忽或紊亂的牽掛不是她目前乾枯的原因。但是如果她發現有一些猶疑的地方——假如，按照天使對厄弗所教會所說的話，她已經「拋棄了（你）起初的愛德」（默二4）——那麼她應當聽從天使的忠告：「所以你應該回想你是從哪裡跌下的，你該悔改，行先前所行的事」（默二4）。從紊亂的牽掛束縛中分離解脫，或尋回她以前對祈禱的慷慨和忠信，便可以幫助治癒祈禱乾枯的狀態。

假定她不是初學祈禱者，也假定自動的不忠信並沒有蔓延至她的生活中，那麼她所抱怨的乾枯或黑夜可以被視為三種主動乾枯（positive dryness）的其中一種。首先，這可能是我們上一章所談過的轉化的乾枯——斷斷續續、不可預測、神慰交替更迭。在這種情況下她應當聽從我們所提出的建議：放手，任其自由漂浮，讓天主成為她生命的主人。如同大德蘭的良言：學習去尋找那位賞賜神慰的天主，而不是尋找天主賞賜的神慰（《靈



心城堡》*Interior Castle* 第四層)。並由此開始學習轉化，而非一味尋求美麗的洞察和安慰的喜樂經驗。

然而，假如黑夜和乾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便已成為她的祈禱常態，而神慰只是偶爾光顧，那麼我們所接觸的乃是更恆常的主動的黑夜或枯井。許多忠實的祈禱者進入了此階段，但只有少數人能堅持不懈到最後。它也許會藉由一些明顯的外在生活危機，如親人的逝世，更年期的反應或如我在《市場裡的黑夜》所討論的其他經驗而開始出現。儘管在我們歷經正常的痛苦歷程的努力後，黑夜和乾枯仍然持久存在，那麼我們應當更深入地去發現真正的原因和意義。

在第一章我總結了《井》書中能夠幫助祈禱者與初期的創傷經驗共存的基本洞察。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說的，我們可以學到坦然面對黑夜的泰然心態。黑夜和乾枯不一定就是神枯（缺少平安），雖然這看起來好像與我們開始的第三也是最長階段的一個良好的祈禱生活有雷同之處。學習如何坦然面對枯井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我們忠信地與這些經驗共處。但是去理解（盡力而為）上主在做什麼，以及我們怎樣最好地與祂合作也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在這一方面十字若望堪稱我們的理想導師。作為教會歷史上



最偉大傑出的靈修導師之一，他有一種特別的神恩，就是協助祈禱者穿越漫漫黑夜。在本章和下一章，我們將力圖以現代的語言來闡述十字若望的觀念。

主動與被動的黑夜

十字若望的《靈歌》（*The Spiritual Canticle*）是內在生活全貌的一部靈修文學概論。在《愛的活焰》（*The Living Flame of Love*）裡，雖然並未獲得很大成功，但他仍力圖去「解釋無法形容的」，以及當祈禱者與天主完全地結合在一起時，去描述轉化進程的目標。但事實上，甚至連十字若望本人也承認，只有很少時候天主是「親臨於萬物」，「天主為愛祂的人所準備的，是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想到的」（格前二九）。儘管如此，《愛的活焰》仍然因其美麗與醒目的比喻（尤其是關於木頭轉化成火的痛苦過程，詩節一19—24）；十字若望對為何只有極少數的祈禱者在現世生命能達到神聖共融境界的成熟討論（詩節二27）；他對傷害所作的精闢說明：一個反應遲鈍和思想狹隘的神修導師很容易將靈魂導入黑夜



（詩節三 30—62），值得我們關注。他還討論其他兩個「盲人嚮導」，即魔鬼與自身之靈魂的豐功偉業（見詩節二 63—65 以及詩節三 66—67），十字若望也花了較長的篇幅來討論信賴一個把目標固定在重塑其自我模式的神修指導者的危險，他指出：

……具有重要意義的是，一個人若願意在收斂和成全方面進步，要注意他所信任的人是誰，因為徒弟會像師父，兒子會像父親……除了博學和言行謹慎之外，一個導師對何謂真實和純潔的心靈應當具有經驗。

我常常不斷地重溫這段話——每次都會感到震撼。神修導師的工作實際上是一種令人敬畏的責任。令人慶幸的是，我們有十字若望這樣偉大的嚮導來為輔導者和成熟祈禱者提供指南。我認為十字若望的兩本主要著作是《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心靈的黑夜》（*The Dark Night of the Soul*），十字若望曾暗示，這兩本書可以合二為一（比如，在《攀》的第一書，第一章，第二節，他意指《心靈的黑夜》是《攀》的第四書。）他對初學祈



禱者或新教友所教導的，雖然看起來有些深奧，甚至有些令人易於引起誤解，但他真正的用意是那些已經達到「天主開始引導他們進入靜觀狀態」的祈禱者（《攀》第一書，第一章，第三節；第二書，第六章，第八節；第二書，第七章，第十三節；第二書，第二章，第一及第二節。）他顯然感覺到已經有足夠的優秀書籍來幫助仍處於初期默想和感性祈禱階段的人們（他認為這種祈禱是根本的基礎）。

十字若望所言的「靜觀的狀態」（state of contemplation）與我所指的枯井相關。這是天主開始行動工作的時刻，也是祈禱者愈做愈少而天主愈做愈多的時候。十字若望稱這種整體經驗為「黑夜」。他清楚地指出，此時祈禱者不是單純地被動（就像石頭沈入水裡）而更是容納、回應——如在舞池裡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舞伴，或如我在《井枯之時》第六章所作的比喻，一個學習漂浮者在天主的汪洋大海裡積極地迎風搏浪，勇往直前。為此緣由，十字若望區別了在靜觀祈禱中「主動」與「被動」的黑夜。它們並非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而是同一經驗中的兩個層次：如同一隻手的正反兩面。正如盧德·伯爾勞斯（Ruth Burrows）以及其他人所言，被動的黑夜指的是天主如何影響我們的轉化，主動的黑夜指的是我們與天主在



我們內轉化工作合作的角色。

顯而易見的是，被動的黑夜為我們顯得更為重要。天主的工作遠超過我們工作的價值。是祂允許黑夜或乾枯的存在。在十字若望優美的比喻中，天主燒毀了我們所有防止木頭轉化成火的不潔。但是祂並不強迫我們的自由，沒有我們的同意和合作，祂不會影響我們的轉化。因而在《攀登》一書中，十字若望闡述了我們該如何協助天主的神聖工作。雖然這是一本內容頗豐的書，但我們仍可用一句話來總結十字若望關於與天主合作的教導：當天主引導我們進入黑夜時，我們應當放下一切，讓天主來帶領。

在感性層次上（《攀登》第一書），我們應當放棄所有肉身的「嗜好」。十字若望指出：

我們不是討論物質的匱乏；即便靈魂渴望所有的事物，這種匱乏也不會侵蝕靈魂。我們討論的是侵蝕剝奪靈魂的嗜好與滿足；使其即便仍擁有全部自由卻是倒空的。因為世界的一切不能進入靈魂，它們本身並非累贅，也不會傷害靈魂。相反的，是居住在靈魂內的嗜好和意願才會造成靈魂的傷害（第一書，第三章，第四節）。



一般認為十字若望是西班牙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一如任何真正的詩人，他是一個對天主的創化有著鋒利敏銳感的人，也是一個大自然的熱愛者。他清楚地指出，使用我們自然的官能，為初學者的內修生活是絕對重要的（如《攀登》第二書，第十二章，第五節）。然而，上述所引用的話的重點，指的卻是這些「初學者的方法」必須被放棄的時候，而放棄這些方法的最佳時候，是當它們不再能幫助我們會晤天主。他在自己的詩歌，《靈歌》中，十字若望也以下列幾行優美的詩句來表達：

哦，誰有力量治癒我？

現在完全地交付自己！

不要再向我派遣報信者，

他們不能告訴我我所想要聽的（第六詩節）。

當「報信者」（大自然創化的美麗與魅力、沈醉於朋友之愛的喜樂、我們喜歡的歌詞和聖經章節）不能再告訴我們所需要聽到的話語時——



那麼，只有在此時，我們應當在祈禱中放棄它們。

但為何非要如此做呢？如十字若望清楚指出的，所有這些創造物都是美善的，那麼為何它們在我們的祈禱階段對我們沒有益處？十字若望的答覆有兩個層面。首先，這些受造物並非天主本身。無論如何美善，它們仍然只是按照天主肖像所造的受造物。現在它們（如媒人或伴郎、伴娘）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經引導我們走向創造者。當天主願意直接親自會晤我們時（亦即十字若望所言的靜觀祈禱或黑夜），它們必須（如同洗者若翰）從畫面中引退。新娘必須自己親自面對新郎，而不再需要借助任何媒介。

然而，這並非是整個故事的全部。十字若望說，我們在天國將成為全人而非天使。我們將能用全部的心神和感官來愛慕渴望天主。如同星球圍繞著太陽旋轉，太陽系裡所有的受造物都以天主為中心。但此時此地的問題是，我們的愛慕並沒有規則。當十字若望談到「嗜好與滿足」時，即如聖依納爵所說的「紊亂的牽掛」，這並非是由於我們對朋友的愛「引起」十字若望所謂的損害，而更在於一個事實：這些愛是紊亂的。十字若望確信（在我個人的經驗裡，我也認為如此），即使在最高尚純潔的愛內仍然



會摻雜一些紊亂和雜念（《攀登》第一書，第十一章，第二節）。這也是為何基督要告訴我們：「保持心神的醒悟」。我們太陽系的星球不是靜止地停留在天主太陽的軌道上，它們不斷地與中心抗衡，因而破壞了我們宇宙和諧安寧的規律。

當然，我們也許不能意識到這種紊亂。我們也許認為天主的確是我們生命真正的中心，因此對其他事物的牽掛不會影響我們與天主的關係。這就是為何被動的黑夜（天主因著這些牽掛／束縛而啟發我們）尤其顯得更加重要。天主知道紊亂何時處在我們的生命中呈現，如果我們需要成長，我們應該相信祂的判斷——並同祂「剝奪」的工作合作。這需要徹底的信任。也許我們能夠容易接受天主從我們的生活中剔除明顯的不健康友誼以及紊亂的牽掛。但是當祂雙刃的利劍刺向我們最喜愛以及認為最有價值的事物時，我們的信德因而受到異常嚴峻的考驗，與天主的合作因此變得超乎尋常的困難，甚至需要極大的勇氣來面對和逾越。



感性的黑夜與心神的黑夜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關於十字若望《攀登》第二書的博士論文中指出，十字若望深受其生活時代的士林派的薰陶。他將人的靈魂分為感性和心神（sense and spirit）。作為一名第一流的士林派學者，他所謂的「心神」指的是記憶力、理解力和意志的官能。因此默觀的黑夜不只是淨化和轉化我們感官的功能，同時也針對我們內在靈魂的這些官能。事實上，對十字若望來說，後者更是關鍵的轉化。他說：

這黑夜，即我們所謂的默觀，在祈禱者心靈上所產生的兩種黑夜或滌練，相當於一個人的兩部分——感性的和心神的。第一種是感性的黑夜，它使靈魂在感性方面受洗練，使感性適從心神；第二種……是心神的黑夜，它使靈魂在心神方面受洗練，準備它，好與天主結合（《心靈的黑夜》第一書，第八章，第一節）。



十字若望進一步指出，感性的黑夜「是共有普遍的，許多人都會遇到」。其中也不乏祈禱初學者。但心神的黑夜「只有極少數人才有」。當然，這是由於只有極少數的祈禱者願意在旅途中堅持不懈地穿越他們感性的漫漫黑夜。大多數的人將自己繫之於人、環境以及令自己感到舒適的祈禱和生活方式。例如，一個聖神同禱會的人也許會發現很難在團體祈禱會上放棄自己的堅強感性以及產生的環境，即使是天主吸引他們走向安靜和獨處。一個常常照章辦事的人，往往將自己固定在給予她安全感的熟悉結構裡，雖然現在天主願意她駛向未知。

這些例子都只是特別的傾向，因為阻礙祈禱者成長的牽掛現在不再是那些被視為不好或故意的罪。我們所談的靈魂已經在其生活中對天主作了基本的獻身。他們已經拒絕有意的重罪，甚至大多數時候，也棄絕有意的小罪。然而，十字若望指出，他們的成長仍被所牽掛和束縛的善所阻礙。我們都曾耳聞：「善是更好的敵人」。但是，一個讚美天主的熱願，或對天主誠命的忠誠，怎麼會成為天主在我們內轉化工作的障礙？

十字若望用了一個現已極著名的隱喻來闡述他的觀點。他首先指明「不是產生於日常慣性中的偶發小罪和完美……將不會比人心繫某物



的小罪和不完美產生更大的阻礙……即使這種不完美也許很小。」為說明他的觀點，他繼續說：「一隻鳥兒無論是受制於細線或繩索，都沒有太大的區別。因為兩者都會阻止鳥兒飛翔藍天……無可否認，細線比較容易扯斷，但無論怎麼容易被扯斷，在未扯斷以前，鳥兒仍然無法飛翔」（《攀登》第一書，第二章，第四節）。繩索是有意的小罪，而細線則是紊亂的牽掛。我常常告訴祈禱者這個隱喻，用細線和繩索來束縛鳥兒（祈禱者）會有所不同，因為它所渴望的是在平靜的地面上行走。如上所述，細線將不會限制它的行動，但繩索則可能因為太重而影響鳥兒行動。但如果鳥兒希望飛向上主，那麼牽掛的細線仍如有意之罪的繩索，依然會成為障礙物。無論是受制於細線或繩索，鳥兒都無法自由飛翔。

也許你們會問到，我的祈禱方式、或對教會誠命和習俗的遵守，為何會成為十字若望所謂的細線呢？既然這些都是有益的，我們怎麼能在此談論紊亂的牽掛呢？這也是十字若望的關鍵問題：它們引導祈禱者進入黑夜的更深層次和境界。我上述所言之「牽掛」（如果真的能稱之為牽掛）不是指感性的滿足，而是指心神的牽掛而言：理解什麼是正確和適宜的；記憶上主對我的祝福；以及信賴天主及其旨意的願望。但這些難道又有什麼



不對之處嗎？

為十字若望來說，這些都是真正的牽掛或掛慮，至少在我們的精神未獲得淨化和轉化之前，這是由於「我的」這個詞大幅度地浮現在這一切當中：我的理解，我的記憶，我的意志。讓天主隨著我的音樂跳躍，讓天主順應我觀看和欣賞事物的方式等，仍然在我們的意識中具有微妙的掙扎。因為這種掙扎非常微妙，因而為那些尋求與神聖共融的靈魂特別危險。這種微妙的掙扎渴盼最深度的以及需要靈魂巨大扭轉的完全順服皈依。這也是為何對十字若望以及那些特別是以天主為中心的成熟祈禱者來說，心神的益處造成的障礙遠勝於感性的益處。蘊含在我們牽掛裡的自愛，為感性的益處是十分明顯的。但在心神的益處上，對自我的牽掛往往喬裝成對天主光榮的熱願和渴慕。我們是否會驚奇只有極少數人能在今世旅途成功地穿越轉化的雷區？或十字若望竟用了《攀登》的整部第二書和第三書來描述心神的黑夜？

因為這個主題的曖昧與神祕，以我個人的例子來加以說明也許會有所幫助。我成為一名靈修作家完全純屬偶然。即使我對此使命沒有任何計畫，但當這種工作開始後，它自然地會獲得本身的動力。一本書會引導出



更多的作品，作品又引導出更多的演講以及那些尋求輔導的信件。這是在一種自己從未期待成功的使命服務裡的成功。但這也會帶來某種程度的危險。我可能會由於那些藉由閱讀我的書籍而受益者的讚美，非常容易陷入志得意滿的陶醉中，我可以就我的靈修使命發展出一整套默西亞的架構，一種我對於祈禱宣講的不可錯誤性的，「我就是真理」的理論，以及要求那些被我輔導的人，完全按照我認為正確的觀點和看法來實行。簡而言之，我有可能成為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一書中所嘲罵的那一類神修輔導。

不錯，這些思想都很危險，但他們都很容易被認出來。在十字若望的分類中，這些觀念和思想仍處於感性階段：它們來自於聆聽讚美，及關注人們在主內的成長。我應該對此持不同意見，但紊亂牽掛的誘惑卻非常明顯。然而我應當留心另一種更微妙的危險。雖然我在撰寫書的過程中已盡力祈禱，但常常有一種誘惑驅使我去說我想要說的話——當然是為愈顯主榮啦——而非讓天主通過我去表達祂所願意說的。很容易將寫作計畫當作是在寫我的書，按照我對天主如何工作的理解，我對天主啟示經驗的記憶，以及為滿足我讓眾人都投奔祂的願望。這種危險今天依然值得我注



意。它在我的心靈深處扎根，是一些在我個人獨處時，需要與之搏鬥的掙扎，是一些不僅僅是我與他人感官層次會晤的連鎖反應。

在心神內扎根

在第三章我希望能更詳細地探討轉化的神祕過程以及我們在其中（即在心靈黑夜裡）的定位。但為了結束十字若望對這兩種黑夜的對照，讓我們先看看在《心靈的黑夜》裡十字若望維繫兩者的一段重要章節（第二書，第三章，第一節）《黑夜》是他對被動黑夜以及天主如何淨化和轉化我們的論述。第一書是有關感性的黑夜；但在第二書的開端，十字若望從感性轉移到心神。他指出，感性黑夜的目的是使其「能與心神協調合一」。

一般來說，正如聖保祿在《致羅馬人書》中指出，我們時常發現兩個衝突的「律法」在我們內工作：我們的本性與「內在的我」產生爭鬥。在感性層次，我們渴望能滿足我們感官的需要；在心神層次，我們又渴望去中悅天主和祂的旨意。「因為我不明白我作的是什麼：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內，即不在我的肉性



內，因為我有心行善，但實際上卻不能行善。因此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作」（羅七 15，18—19）。

保祿在此清楚地表達了所有人感性與心神兩者之間的掙扎。十字若望告訴我們將感性扎根在心神內的目的，是將感性帶入與心神的和諧中，「這樣它們能與心神協調合一」。十字若望描寫了感性的放縱——我們曾在本章的前半部分討論過——也描寫了克制感性、戰勝感性抵制心神渴望去「做有益之事」的傾向。這是一段漫長痛苦的過程。也許每一位祈禱者已經發現，這場戰爭看起來永遠不會有獲得完全的勝利或停止的時候。由於我們祈禱的黑夜和乾枯，我們只能逐漸獲得駕馭我們感性的能力和技巧。但仍然會有一些盲點和偶爾的失誤。

這是否意味著感性的黑夜仍未在我們內完成其目的？令人驚異的是，十字若望的回答竟然是「不是的」。這現象表明，感性黑夜只是正在進行過程的第一部分。正如十字若望在下列這段話所說：

沒有甲方的配合，乙方永遠不能充分地獲得淨化。感性的真正淨化始於心神。因此我們所闡述的感性黑夜應該稱為一個確切的變革，和對



嗜好的克制，而非只是淨化。這是由於感性方面所有的不完美和紊亂扎根在心神內，並由此獲得力量。所有善與惡的習慣居於心神內，非得等到它們獲得淨化，否則感性不能完全淨化它們的反叛和惡行（《攀登》）

第二書，第三章，第一節）。

我們也許可以引用清除花園中雜草的類比來進一步闡述十字若望的觀點。在感性的黑夜，我們清除掉地表的雜草，這樣花園看起來更加整潔漂亮。但麻煩在於草根仍然隱藏在地表下面。除非它們被連根拔起，否則雜草仍會「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同樣地，我們感性的缺失只是冰山一角的表面現狀。我們也許可以將其除掉，但除非得等到天主挖掘出我們「心神」的根——我們內在的理智、記憶、意志的官能，否則這些缺失仍會在各種時候捲土重來。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十字若望也稱此感性的黑夜「為一個確切的變革和對嗜好的克制，而非只是淨化」。這就是說，在這黑夜，感性的嗜好和諧地附屬於意志。它們現在與我們的心神本性一前一後地工作著。但問題在於，意志及理解、記憶本身並非純淨的。即使我們現在處於祈禱和生活



的最佳狀態，但仍然有一種微妙的自愛與我們最高尚的愛和渴望混合在一起。因而，如果我們足夠慷慨地渴望，允許天主的完美自由地來轉化我們，祂鋒利的刀必將深深地刺入我們靈魂的深處。

對上主在黑夜裡所做的一切有所認識和了解能帶給我們深度的內在平安。這也是本書的主要目的之一。但我不能否認這其中也自然蘊含著一番痛苦和掙扎——不經一番寒徹骨，哪得梅花撲鼻香。了解我們所扎下的牽掛和「病入膏肓」之根，其深邃的程度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這種了解會帶來焦慮和失意，甚至幾近絕望。因此，在尚未轉到下一章，對我們心器官能轉化作更細緻的討論之前，讓我們從十字若望經常引用的一段著名的隱喻來汲取一些鼓勵：藉著吸收熱能，木頭轉化成火。他在《攀登》一書中簡略地提到兩次（第一書，第十一章，第六節；第二書，第八章，第二節）以及《愛的活焰》（詩節一，第3—4，19，22節）。但這個類比在「心靈的黑夜」（第二書，第十章）得到了最廣泛的發揮。

雖然我們今天應當重新註釋十字若望在十六世紀時對物理燃燒的理解，但他對此隱喻的使用仍然鮮活貼切。他指出黑夜的「淨化和愛的認識」，「如同火之於木頭，對靈魂產生同樣的效能」。當火



……點燃木頭時，首先逼去它的濕氣，驅散潮濕及所有包含的水分；然後慢慢地木頭開始變得黝黑醜陋，甚至散發出難聞的氣味……
 火焰帶來光明，通照四周，並驅散所有與火相反的醜陋和黑色屬性。

這是最喜愛的天主教在黑夜裡轉化工作的形象之一。當祂聖神的火焰接觸並刺入木頭（祈禱者）時，剛開始的反應是痛苦和驚恐。潮濕的木頭產出濃煙。然後它開始乾枯，變成黑色醜陋的物體。當裂開時，所有的裂縫瑕疵展露無疑，隱藏在木頭中的蛀蟲或蛆都競相逃竄，以躲避酷熱和烈火的焚燒。如果木頭能夠思考，它會對自己說：「看，多麼悲慘的結局啊。別說會變得漂亮，我甚至比以前更加難看了。我把自己交付給火焰乃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當然，木頭是錯的。所有的瑕疵和斑點其實早就存在。火焰只是將它原來隱藏的瑕疵暴露而已：潮濕、裂縫、節孔、蛀蟲。木頭良好的自我形象只是個美麗的幻象，但現在卻不得不面對真理。真理將使人獲得自由！正如十字若望所說，在尋求痛苦轉化過程的目標中：



最後，藉著熱能和燃燒，火焰將木頭轉化為火焰，並使其熊熊燃燒。當轉化後，木頭不再具有自身的主動與被動……因為它已成為火，並做火所做的。

這就是獲得轉化之後的天主子女的自由。



第三章

以信德的眼光看

成長的挑戰

一九八五年年底，菲律賓總統馬可仕在美國發表電視講話，他號令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上旬舉行「急促」選舉。他發表講話的地方——星期日早上（本週與大衛·布林克利（David Brinkley）一起）的節目——清楚地表明他腦海中的觀眾和聽眾：美國政府及美國公眾評論。而菲律賓人民只是間接地得知這一為他們命運至關重要的事件。他們只有三個月的時間，零散的反對人士及缺乏系統組織的政黨能發動競選活動，去對是否延長馬可仕二十年來的統治作出決定。儘管對菲律賓人民有著「所謂」的屈尊就



卑的照顧（馬可仕及其夫人過去許多年來一直大言不慚地說菲律賓人民如同小孩子，應當如此「對待討好」他們），儘管在選舉過程中執政當局為了使馬可仕獲勝而進行黑箱作業，但馬可仕仍然敗選。後來，當他的橡皮圖章——國會——企圖倉促改變投票結果時，在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菲國歷史上著名的「人民權力」革命運動迫使馬可仕流亡海外，而由他的競選對手艾奎諾夫人執政。

艾奎諾夫人來自於一個有名望的政治家庭。她也是在一九八三年被馬可仕政府特工刺殺的尼諾依議員的遺孀（他在未遭刺殺前，極有可能在競選中擊敗馬可仕而執政）。但艾奎諾夫人不是一個政治家。事實上，她總是刻意避開公眾生活的鎂光燈。作為一名非自願的總統候選人，她是單純以家庭主婦的身分競選，並因其為尼諾依的遺孀才獲享較高聲譽。她承諾只有誠實、整合以及努力的奮鬥才能清除影響菲律賓人民公共和個人生活範疇的腐敗現象遺毒。尼諾依多年前便說過，任何繼任馬可仕政府者，都面臨著一個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艾奎諾夫人深知未來的執政道路充滿異常的艱辛和曲折。她告訴人民清除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障礙將是一個漫長緩慢的過程。她也邀請人們與她一起以無畏的冒險和犧牲精神來治癒國家的



創傷，並承諾她將與人民同甘共苦。

自從艾奎諾夫人執政以來，四年多的時光過去了，她持守了她對國家和人民的承諾。但是，雖然大部分的菲律賓人民仍然支持擁戴她，但有一點也很清楚，即大多數人並不願意真的付出真正自由和正義的代價。許多馬可仕時代的在野黨派領袖希望改變遊戲的玩家，驅逐馬可仕及其腐敗家族和隨從者，但是他們卻不願意改變遊戲規則。這就是為何我認為「艾奎諾夫人現象」可以作為我們討論祈禱的黑夜的一個比喻。

我們在第一 chapter 便已談到祈禱是生活，因而不可避免地包含了改變。就如逆水行舟，我們不進則退；不能靜止不動。我們也看到向成長開放不可避免地步入祈禱的黑夜或枯井。這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挑戰。它涉及到交付於一個不可知的轉化和淨化過程，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談到的，在此過程中，我們會冒著失去我們平常所依賴的安全掩蓋的危險。十字若望非常清楚地向我們呈現了這一冒險，及其所需付出的代價。當然，十字若望不是我們真的領導。耶穌基督早已在福音裡便展示了挑戰並詳細說明所涉及的冒險。但是十字若望是基督引領我們在祈禱內步入轉化歷程的工具。

艾奎諾夫人也明白她自己只是上主手中的一顆棋子和工具。她承諾給

菲國人民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正義、自由與和平的社會。如同她一樣，對於冒險所涉及的代價，十字若望並未置身事外。他向我們承諾「最後，藉著外在的熱能和燃燒，火焰將木頭轉化成火焰，並使其熊熊燃燒」。當然，這是一個長遠的目標，「最後」只能在我們生命的盡頭才能完全明瞭。但是在《攀登》中十字若望用了一節來談論我們旅途在黑夜裡的積極層面，不僅僅發生在旅途的盡頭也在旅途過程中。他的觀點類似於我所謂的「學習在黑夜裡坦然在家，悠哉遊哉」。當然，在旅途的盡頭我們面對的將是耀眼的光明。當我們到達永恆的彼岸時，唯有愛長存。保祿說：

愛永存不朽，而先知之恩，終必消失；語言之恩，終必停止；知識之恩，終必消逝。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們作先知所講的，也只是局部的；及至那圓滿的一來到，局部的就必要消逝（格前

一三8—10）。

我們也許可以說，為十字若望而言，在今世生命，黑夜即是先知、說異語和「知識」消逝的時候。正如我們所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在黑夜或



枯井中生活。在本章中我們將看到十字若望警告我們不要企圖去依賴任何如保祿在下面這段話中所謂的「小孩子的方式」去抵禦：「當我是孩子的時候，說話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幾時我一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丟棄了」（格前一三11）。那麼留給我們的還有什麼呢？難道「僅僅是」黑夜嗎？保祿暗示不只如此，他說，「我們現在是藉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我現在所認識的，只是局部的，那時我就要全認清了，如同我全被認清一樣。現今存在的，有信心、愛這三樣，但其中最大的是愛」（格前一三12—13）。即使是天主可見可知的「報信者」——知識、異語、先知——消逝，我們仍然在今世生命的「朦朧鏡中」觀看。信德是在黑夜裡觀看的方式，望德是對遙遙願盼之事的擁有，它們雖然與我們所期待的完美的觀看和擁有相距甚遠，但它們遠勝於被我們棄之腦後的「小孩子的方式」。我認為這是有關十字若望黑夜教導的積極面。至少這是我最近幾年來，從《攀登》第二書和第三書所收集和領略的一個令人鼓舞的優美訊息（尤其在第二書的一至九章）。我也願意在本書中與大家一同分享。



接納我的軟弱

黑夜的經驗有兩個方面：它告訴一些與我們自己和與天主有關的事。大多數慷慨的祈禱者所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的身心被自己的虛無和罪的意識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他們非常痛苦地意識到，正如十字若望所言，黑夜裡黑暗的來臨並非由於天主（火焰）是黑的，而是由於靈魂（木頭）非常有敵意地拒絕去接受祂的光明。（例如，《攀登》第二書，第八章，第六節；《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第一節；《靈歌》第三十九詩節，第十二節。）黑夜是默觀，或是十字若望所言的「神祕神學」。茫茫的黑夜並非是由於天主遠離我們，而是由於祂離我們太近——太臨近我們這些滿身罪污的受造物。我們的眼睛由於長時期停留在黑夜裡而無法一下承受祂雪白耀眼的光明。我們由於其耀眼的光亮而無法覺察祂其實就在身邊陪伴我們。

這一全新的意識應當帶給那位深恐失去了她所愛的天主的祈禱者莫大的安慰，儘管如此，就如我上面提及的一樣，她仍將自己固定於她自己的



「黑夜」和虛無中。虛無的意識因此乘虛而入並說服她自認是個一無所用、毫無希望的人，她已經失去任何值得天主所愛的價值。許多在此境遇中的祈禱者非常嚴肅地告訴我，「神父，我是所有罪人中最大的罪人。」我明白他們的意思。他們的謙卑也委實發人深省。但是我常常不得不刺穿他們幽暗的氣球：「為什麼你要成為最頂尖的罪人呢？你難道不能像我們一樣是普通的罪人嗎？畢竟，天主已經認識成吉思汗、史達林及希特勒。你怎能說你竟然是比他們更嚴重的罪人？」我無意傷害他們的感覺。但是他們可怕的自我評估常令我想起大德蘭。她也曾自詡為最大的罪人。我因而猜想這正是她為何在更深刻反省之時，會告訴她的讀者如此優美和著名的忠告：「要更在意天主，卻一點也不必在意自己。」

在天主無窮浩瀚的汪洋中，我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在祂對我們無限的美善與愛中，我們可以明白大德蘭所謂的「最大」罪人的含義。從天主對她的愛的觀點來看，她不能想像會有任何人（包括成吉思汗）如此笨拙地回應天主的愛。這的確非常真實。然而天主從祂起初召叫我們時，便知道我們的黑暗。天主並沒有因我們的罪過而驚訝或震撼——是我們自己被嚇著了！而且危險正在於此，因著倔強和驕傲，我們往往固執局限於自



身的罪污並為此而分心。如果我們在愛中成長，我們應當去接受我們自身充滿罪污條件的事實——甚至平安地面對它。這並非由於我們喜歡它，而是由於天主接納和愛我們的所有所是。祂希望去淨化和轉化我們。但那是祂的工作。自憐於己罪並不能使我們堪當祂的愛，而是由於祂對我們的愛使我們堪當。

聖保祿告訴我們：「但是，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因為，假如我們還在為仇敵的時候，因著祂聖子的死得與天主和好了；那麼，在和好之後，我們一定更要因著祂的生命得救了」（羅五 8，10）。這一洞見對十字若望黑夜的所有想像和觀察非常關鍵。這是天主的工作，默觀（祂在我們內淨化和隱蔽的臨在）是祂用來完成這一祝福工作的工具，正如我們在第二章所談到的，「主動的」黑夜是我們對祂的回應——不是我們主動而是回應祂的主動。這回應的核心部分是我們謙虛地接受我們的軟弱、虛無和無助。即使滿懷渴望成長，但我們必須平靜地、清楚地意識到天主是誰，我又是誰的現實。而這一真理將使我們獲得內在的自由。



了解信德與合一

此外，除了接納我們在天主前的真實自我外，為了在「黑夜裡坦然在家」，我們需要對天主為使我們轉化所作的一切有所了解，以及我們如何更好地與祂愛的工作相互合作。我們已經在上文對此概略地作了一些探討。天主正在淨化我們除祂之外對外物的牽掛和依戀，如同一個躺在手術臺上對醫生具有極大信任的病人，我們所需要做的是「放手，讓天主來。」在《攀登》一書中，尤其在第二書的前九章裡，十字若望給了我們有關轉化過程及我們參與其中更詳細的解釋。

他闡述的中心內涵是「信德」與「合一」。在兩篇對照感性黑夜（在第一書中已討論）及在此討論的信德黑夜的簡介後，他更為詳細地探討了兩者。「在感性黑夜裡仍然有一些光明，因為知識和理智尚在，並未盲目地受到損害。但信德的黑夜排除了一切，包括存於理智和感官內的」（第二書，第一章，第三節）。因此感性的夜「相似於黃昏」而信德的夜則「等同於午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感性的夜晚較外在，「而第二個，



更黑暗的信德夜晚，屬於理性和主導部分；它變得更加黑暗而且更內在化，因為它剝奪了自己理性的光明，或更好說是蒙蔽了它（第二書，第二章，第一和第二節）。

在他對心感和感性黑夜兩者教義作了對照性的概略回顧後，十字若望在第二書中以下列我們要談論的話題結尾：「信德如何是心神的黑夜」、「反對該黑夜的因素」、「人如何活潑地準備進入它內」。如果我們能夠回答這些問題，十字若望深信，我們會更完美地與天主轉化的工作合作。

那麼，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什麼是信德？它又如何成為心神的「黑夜」？十字若望在第三書以神學性的定義開始：「神學家們說，信德是靈魂的一種確定並隱晦的習慣……隱晦是其引領我們去相信超越自然光明和高過於所有人類理解之上的神聖啟示真理」。就如同太陽吸收了所有黑夜穹蒼裡較弱的光亮，「信德之光以其無盡的富饒而隱匿和淹沒了智力」。十字若望接著說（按照多瑪斯和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我們所有的知識的確是來自於我們的官能。但是就如同和一個盲人談論顏色，「因為他從未看見過這些顏色，以致他無法擁有辨識它們的方法和能力」，信德也是如此，「它告訴我們未曾看見或知道的事情……藉著聆聽，相信信德所啟迪



的，隱藏我們本來的視野並使其臣服於信德之下，從而了解信德所教導之事。」因此我們相信是因為我們聽到（羅十17）和接納那一位所說的話，而不是藉由自己的理解。「信德很明顯地是人的黑夜，但是藉此帶給他光明。帶給他的黑暗愈多，所散發的光明也愈多，因為藉著盲目，信德光照啟發他。」

以上是十字若望對信德的理解，他也引用一些聖經章節來為此辯護。我現在也更加明白，上述那段話是十字若望對心神的主動黑夜全部教導的基礎——亦即，關於我們應當做什麼才能與天主轉化的工作合作。他在第六章回到此觀點來：

「正如我們已經談到，靈魂不能藉由理解、享受、想像或任何其他官能而在今世達到與天主合一；只有信、望、愛（藉由理智、記憶和意志）能使靈魂在今世與天主合一。」

我們與天主合一的目標，「完全永恆的」合一只發生在天國，在今世，只能通過一個在靈魂與天主之間「晦暗的……短暫的……如愛一般



的」境遇得到接近（第二書，第五章，第二和三節）。如果天主引領我們進入此黑夜並使我們與祂合一，那麼我們必須藉著放手和摒棄每一個自然的方法，只能在信望愛中尋覓祂來與祂合作。換言之，我們需要的是「一個空虛和淨化所有不屬於天主的心靈官能的方法」（第二書，第六章，第六節）。

十字若望再次提醒我們（第八節）他不是針對初期祈禱者，而是「特別針對那些已經進入默觀階段的祈禱者」，他們的祈禱已經習慣性的乾枯和黑暗，因為上主在信德的黑夜裡直接與他會晤，而不再藉著可感知的「報信者」。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藉著「摒棄一切不屬於天主的」來與祂合作。如果是祂造成黑夜，我們則使之變得更黑。我們應當力圖聆聽並隨著天主的音樂而翩翩起舞，即使我們不理解歌詞的意義或不懂得旋律音符。為十字若望而言，這便是自我棄絕的真正內涵。許多「靈修的人」往往曲解了禁欲的真正內涵：

「因為他們依然飽飫自己原本的自我，而非為了天主的緣故而放棄和棄絕自我。他們認為對俗世事物的自我放棄已經足夠了，而毋須消滅



和淨化精神的財富。」

他們放棄錢財、舒適及豐富的物質。當然，以此棄絕而導入一個更大的精神自由本來不壞。但重點是精神的自由。「純潔如同天使但驕傲如同魔鬼」是一種缺點而非德行。如果我的貧窮讓我成義，並恣意評斷那些比我富有的人，在無限完美至善的天主前自滿，那麼我的貧窮便成為一種詛咒而非祝福。我的「精神財富」（我自己對天主和善的觀念、我的安慰、甚至我對天主的渴望）反倒成為我獲得真正精神自由的障礙和累贅。只有對這些擁有的自我展開棄絕，才能更有效地與天主默觀的黑夜工作合作。唯有如此徹底的自我棄絕才能滋生純正信德的生活。

十字若望將第七章的其餘部分，以及第二書的八章和九章的全部篇幅來闡述這一基本洞察。他說，只有在此徹底的、精神的官能內來理解自我棄絕，才能使人成為基督的真正門徒。正如第八章的標題所表達的，這是由於「沒有任何受造物或理智所能理解的知識，能夠成為與天主神聖合一的方法」。因此「（只有）信德是理智為獲得與愛神聖合一的相稱工具」（第二書，第九章的標題）。這些術語可能多少顯得有點專業性和神學



味，這是因為十字若望了解他的教導是多麼隱晦和難以被接受。但這並非是術語造成的，而是由於他討論的主題是信德之愛的黑夜經驗。他不斷地重複，從每一個可能的角度來接近這個主題，藉此也希望我們，他的讀者們，能逐漸接受他訴說的真理。我知道我自己（我的大腦和心靈）也曾花了較長時間才明白其中奧義。但是我也深信這是一個關鍵性的突破。當我們接納和活出十字若望在這關鍵的幾章所講的，我們完全可以學到在黑夜裡坦然在家、怡然自得、悠哉遊哉。我們可以學習去忽略那些企圖迷惑我們的絢麗霓虹燈光，只單獨地在真信德的黑夜之光裡生活。然後，我們能更有效、喜樂地與上主在我們內轉化我們的工程合作。

信德、望德和愛德

我們已經討論了十字若望在《攀登》第二書第二章末所提出的兩個問題：信德如何是心神的黑夜，以及在我們內反對這個黑夜的因素。十字若望的第三個主題是「一個人如何主動地準備進入黑夜？」具體而言即是，我如何放手讓天主來？當天主使其成為黑夜，我如何使夜更深？十字若望



在第二書的其餘部分（十至三十二章）和第三書回答了這個問題：對十字若望來說，「心神」（與感性面對照）回應了靈魂的內在官能：理智、記憶及意志。在枯井轉化的過程中，每一個官能都必須進入黑夜。這種黑暗和空虛藉由三個神學德行而實現。「信德導致在理智內理解的空虛，望德空虛了在記憶裡所擁有的一切，愛德使所有不屬於天主的情感空無」（第二書，第六章，第二節）。每一個來自天主的德行或禮物，當我們在黑夜中領受它的純粹時，它便以其光明充滿了自然的官能，並驅除了它的行動。在同一章中，十字若望說到：「如果（信德的目標）是明顯的，則不會有所謂的信德。雖然信德為理智帶來確信，但它並不產生愛德，只產生黑夜。」有一種黑暗模糊的確信讓我們深信是天主，是祂愛的臨在，但對天主真正是誰和祂在做什麼卻沒有任何清楚特別的感覺。

同樣，「望德指的是未擁有的對象。如果是已擁有的，就不必再懷抱希望……如此一來，這一德行也是空虛的原因，因為它涉及的是未曾擁有的東西而非已擁有的對象。」它建基於我們對天主的經驗之上（第三節）。「愛德也造成了在意志裡所有一切事物的空虛，因為它要求我們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為了完全植根於天主內，人應當從對其他事物的情感牽



掛和依戀中撤回」（第四節）。當然我們必須常常記得，這種空虛完全取決於天主的工作，而不屬於我們。這並非缺乏人情味，雖然對一個尚未被基督的愛所吸引的人看起來卻是如此。讓我們回到關於人的愛情的類比上，一些沈醉愛河的男女並未想過要馬上離開家人或朋友，與自己心愛的人一起過著甜蜜生活。天主轉化的愛無疑也是與眾不同的、超性的、遠遠超越於我們本性的想像和能力。我們所使用的人的愛情的類比在此似乎顯得毫無說服力。只有天主才能夠翱翔於受造物和創造者無窮的差距之間，借用奧斯定的意象，只有上主，才能夠伸展我們的心靈（理念和意志）並使它們包容天主的無限。我們只能自由地與天主創新的愛合作。

正如我們上面提及的，這種合作即是十字若望所指的主動的黑夜。在第二書中他談到我們如何藉著在祈禱裡空虛自己對天主以外所有事物的理解，而能與信德的黑夜合作。第十章是關於理智所有「掛慮」的一個目錄：自然的和超性的、內在與外在的、肉體和精神的。因為對祈禱者在黑夜裡最大的危險將來自於「超性的憂慮」如神視、啟示和聲音（因為這些看起來與信仰和天主密切相關），十字若望也為此費了不少筆墨（第十六至三十二章）。他分析得非常清晰、細緻入微，對那些在輔導有此相同狀



態的避靜者的神師也非常有幫助。但是十字若望的教導非常簡單：不要去尋求任何一個！沒有一個對聖化是必須的，對它們的全神貫注非常容易使祈禱者走出默觀的黑夜。它們是否是真實的（如：是否來自於天主）？在一些時候，或許是。但是不要對它們留意，也不要浪費你的時間去確定哪一個是真實的。如果它們真正地來自於天主，它們會在經驗間結出善果。關注它們，研究它們的意義，尋求去捕獲或延長這些經驗是有害無益適得其反，因為魔鬼會乘虛而入，助長空虛的感受和好奇的思想，並且在上主尋求去空虛它們而只留下祂自己的轉化黑夜之際時，占據我們的思想。

在《攀登》第三書，十字若望同樣對記憶不同的掛慮，和意志不同的感覺（喜樂，希望，傷心，恐懼）作了類似的細緻分析（第一至十五章）。然而，他從未完成對意志的討論；第四十五章在中間部分突然停止。十字若望為何未能完成《攀登》，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失去的並不嚴重，因為我們可以藉由我們自己來完成！對望德和愛德的指導原則與信德同出一轍：不要依戀於你的記憶或感覺。比如，不要讓自己受制於祈禱的環境（第三十八章）或作個人的特別敬禮（四十三章）。當上主將你置放於《不知之雲》（*Cloud of Unknowing*）裡時，正如《不知之雲》的作者在十



字若望生活的前兩世紀所表達的，讓自己做一片天空中「遺忘的雲」。放開所有推動你感覺的技巧，以及那些在你祈禱生活初期曾幫助你的方法和練習。當天主藉著信望愛的默觀充盈你所有的官能時，過去曾經的幫助現在成了障礙。

在第三書之始，論及記憶時，十字若望提到了來自於不空虛記憶的三種傷害，以及空虛而來的三種益處。因為它們是十字若望論述的典型，讓我們對此作一簡單瀏覽。首先，如果我們在黑夜裡執守記憶，則會有一「來自於世界」的傷害，我們由此會受到許多分心和阻礙，比如，虛榮（由於我們所記得的經驗而認為我們已經聖化）。另外一種傷害「來自於魔鬼」，它只能透過我們自然的官能工作，所以若我們把自己的記憶保持在「黑夜和晦暗裡」則不會對我們有任何影響。最後一種是十字若望所說的「個人的傷害」：所有這些記憶會阻礙並使我們喪失神聖合一，因為「眼所未見的，心未嚮往之。」

反過來說，「遺忘」的好處（與上文提及的三種傷害相同）是寧靜、安詳與平安。憂慮在默觀的黑夜裡其實一點幫助也沒有；可免於魔鬼的誘惑，因為牠只能藉著感官工作而對黑夜沒有「可乘之機」；最後是被聖神



自由推動的隨遇而安。我愈少游泳，則愈能在上主波瀾壯闊的海洋中漂浮。

十字若望的主要洞見

我們在本章的目的是去領會十字若望關於主動心神黑夜的主要教導。他的著作不是純理論的而是實踐性的。按照他生活時代的標準，十字若望是第一流的神學家，他也通曉聖經和釋經學的原則。然而，他並未使用這一知識來構建一套神學系統，而是在一個非常具體的環境裡提供方向：為那些開始在祈禱裡體驗黑夜和乾枯的祈禱者，和那些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或不知道如何回應黑夜的挑戰者。不同的祈禱者，按照他們心智的聰明和神學培育程度，將會或多或少地理解十字若望的解釋和「印證」。有的理解少一點。但是我確信，這絲毫不影響十字若望。他是一名神修導師。他所關注的是發現自己身處於他所描述的黑夜的祈禱者，現在能前進，能更有效、更平安地與天主在他們內的工作合作。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我個人在哲學領域尊崇的英雄和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純理論和術語哲學家之一，他曾在他的「哲學論文集」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說過，真正傑出的哲學並不改變現實。它讓每一件事情都保持原貌。它的真正果實不是對「新事實的知識」，而是對我們在開始將其哲學化之前影響我們的因素有一更清晰的認識。它使我們能與生活和諧相處。維根斯坦說，一個優秀哲學的記號是當我們希望與生活共處時，我們可以停止哲學研究。我相信十字若望也會贊同此點。如果我們和他的術語和解釋糾纏在一起，則會大大曲解他寫作的原本目的。我們只是使我們的心靈和思想與無法中悅我們耳目的「報信者」混淆在一起！

那麼十字若望也許希望他心目中的讀者和祈禱者能夠放下他的描述並歸向上主，現在能更平靜、喜樂地面對周遭的環境，能更與天主在他們內愛與淨化的工作合作。他們現在將會知道什麼呢？首先，他們祈禱的黑夜和乾枯不是失敗而是成長的記號——黑夜正印證了天主並未離開，反而以一個前所未有的更深的方法更加接近我們。他們也應當意識到，這也是他們祈禱生活中的一個關鍵，危險的階段——許多（或許大多數）祈禱者在此階段失去了他們的方向。因著他們對黑夜的誤解，或即使明白了，但不願意付出代價而失去成長的寶貴機會。

十字若望當然希望他的讀者能欣然付出成長的代價。事實上他曾多次



提及，在此階段，一個優秀的神修導師，他的角色是堅定但溫和地與受指導者在一起。比如，在討論不尋求神視和超性訊息的必要時，十字若望說，在與那些受這類現象吸引的靈魂接觸時，導師總不應「顯示出厭惡、不滿或蔑視的態度」。相反的，

神修導師應當……良善溫和、具有親和力。他應當常常給予這些靈魂鼓勵和分享他們自身經驗的機會。（但是然後他）應當藉著指導他們如何從這些事物中收斂心神，以及他們有放下對這些溝通的喜好的義務，好在信德的道路上繼續指導他們；他應當解釋在愛德中一個善行的完成在天主眼中遠比所有的神視和溝通更加珍貴……以及許多尚未獲此經驗者，比那些已經獲此經驗者，更為精進（《攀登》第二書，第二十二章，第十九節）。

十字若望寫給受輔導者的信件，有相當一部分至今保存完整；所有的信件，為我們顯示出他自己作為一名如上所述的好導師的形象：對被輔導者目前所處的境遇有足夠的敏感、愛與關心，堅定但溫和地引導他們，鼓



勸他們勇敢地面對黑夜，不要被非最好的事物半路攔截。

如果我們的讀者／祈禱者已經用心聆聽十字若望，他／她現在便會意識到真正的問題不是在祈禱中的理智、記憶和願望，而是對这一切所衍生的牽掛和依戀。上主之所以空虛他們的靈魂是為了使其從對受造的「報信者」的牽掛和依戀中解脫出來。因而「祈禱者」的角色（主動的夜晚）是盡可能地摒棄對洞察、聖像、記憶經驗、祈禱方法及環境的牽掛——簡而言之，摒棄除了上主以外對所有一切的牽掛。這是一個敏感和良好時機的問題。正如十字若望談到在我們祈禱生活中有關聖像和塑像的空間時：

「聖像會常常幫助一個人走向與天主的共融，使他不必花太多的精力，就可以讓自己——當天主賜予此寵愛——從繪製的肖像翱翔至生活的天主，忘記所有受造物以及屬於受造物的事」（《攀登》第三書，第十五章，第二節）。

這一同樣的原則也適用於每一受造的事實；即，我們的理解、記憶和意志藉著我們的觀念、記憶及渴望依附於天主。



還留給我們什麼呢？當然，只有天主自己。但我們是在黑夜裡會晤我們的天主。十字若望在談到想像的角色時說：

一個人愈具有靈修精神，他愈會停止企圖因著自己的官能而作出特別的行動，因為他已經全神貫注在一個完全純潔的行動裡。當官能達到它們旅途的盡頭時，它們便停止了工作，宛如一個人在生命的盡頭停止行走一般（《攀登》第二書，第十二章，第六節）。

在我所說的蜜月階段裡，這一寄託在「一個完全純潔的行動」能是非常充實和平安的，因為有一種天主神祕的、愛的臨在的強烈知覺。但十字若望繼續說到：

當靈魂渴望去居於恬靜和內在沈靜的靜謐時，很遺憾地看到許多人刻意阻礙它們……因為這些人不知道那種新經驗的奧祕，他們認為自己是在無所事事地虛度光陰（第七和第八節）。

默觀的早期充滿神慰階段的危險是：我必須要做一些事的感覺。但十字若望告訴我們，「對這些人適宜的忠告是：他們必須學習藉著對天主充滿愛的關注而安居於寧靜中，不要注意想像和它的工作。」

正如十字若望所言，在黑夜之始，這種「愛的關注」難易共存。容易是因為祈禱者只是深深地被吸引去屹立在主前。但也同樣具有困難，因為（被魔鬼助長的）挑剔觀念：我必須做一些事，我的「無所事事」也許是對天主的羞辱和冒犯。但是當祈禱者恢復信心並確知他／她所要做的一切便是愛的專注時，那麼愛的專注會輕鬆地停留在天主的臨在裡。然而在三階段，當黑夜成為乾枯時（或十字若望所說的枯燥無味）——即當天主好像隱藏起來時——我們如何對祂有「愛的專注」？這一問題在我個人的祈禱生活中也曾一度煩惱我。當談到枯井的枯燥無味時，十字若望給了我們同樣的忠告——「讓心靈藉著對天主愛與平安的全心專注而安於主懷」（《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第六節），但那時在我看來，十字若望如此的忠告無異於一個殘酷的玩笑。我怎麼可能對一個好像完全隱藏者懷有愛的專注呢？

十字若望在第十章裡的其他忠告也令我痛苦的感覺：不要企圖去強



迫默觀祈禱；忍耐地堅持；信任天主。但是關於「愛與平安的專注」又該如何解釋呢？不管充滿愛與否，你如何能專注於一個精神的黑洞呢？藉由過去一些年的經驗，我認為我找到了一個答案。現在對我來說，祈禱者必須做的是對黑夜自身充滿愛的專注，並藉由信德深信黑夜是天主的真實臨在。雖然無法完全用語言來表達和形容，但是它仍然涉及到對黑夜毫不動搖的凝視，不讓我們的注意力被受造物的光芒所惑弄得分心走意，希望（有時候相反希望）黑暗在將來的某一天，能如輻射光般耀眼地顯示它自己。

如果難以用筆墨來解釋，那麼更難以活出來。但沿途會有一些路標（我們將在本書第二部分討論）告訴我們，十字若望關於「愛與平安的專注」是為祈禱者尋求在枯井中汲水的正確回應。如果黑夜真的是令人目眩的耀眼光明，我們能否從枯井中汲水——唯一的真正活水？耶穌告訴了我們那位撒瑪利亞婦人的故事：

耶穌回答她說：「若是你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你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你或許早求了祂，而祂也早賜給了你活水。」那婦人問



說：「先生，你連汲水器也沒有，而井又深，你從哪裡得那活水呢？你難道比我們的祖先各伯還大嗎？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他和他的子孫以及他的牲畜，都曾喝過這井裡的水。」耶穌回答她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並且我賜給他的水，將在他內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婦人說：「先生，請給我這水罷！免得我再渴，也免得我再來這裡汲水」（若四11—15）。

黑夜是真正的光明；乾枯是生命的活泉——我們天生的觀看、理解和經驗的方式在此顯得蒼白無力。只有信、望、愛長相伴隨我們。但逐漸地、神祕地、甚至令人不可思議地，我們會發現即使在今世的生活裡，這黑暗是唯一的真光，只有這一顯明的枯井能真正地解除我們的饑渴。



第二部分

在愛內服務：橫的層面

第四章

愛與喜歡

十字架的橫木

在靈修作品裡，我們經常發現有關「內在生命」的論述，暗示著與天主一起的內在生活，和與他人一起活在世上的外在生活，彼此之間有一對比的關係。近年來，靈修作家們將我們在基督內生活的縱橫層面也作了類似的區別。橫的層面，即我們與受造世界的互動，必須和縱的層面，即我們與天主關係的互補。就如同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係縱橫兩根木頭組成一個整體。近代寫作中所暗示的一點是早期的靈修作品太過強調縱向，即「我與耶穌」的關係，而忽略了祈禱者本人生活在世界裡所涉及的一切。



對此的批判並非空穴來風。正如我曾在《下來吧，匪凱》(Come Down, Zachaeus)一書中提到，第三世紀的靈修非常強調對俗世的忽略和輕視。一千多年後，耿稗思(Thomas à Kempis)嘆息到，「我每次和人們來往，回來的時候就覺得不如從前。」很明顯地，在縱橫層面，在植根於每一位基督徒生活的內在與外在生活中，存在著一道張力。在耶穌以大司祭的身分向天父的祈禱中，如此說：

我為他們祈求，不為世界祈求，只為祢賜給我的人祈求，因為他們原是屬於祢的。我不求祢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只求祢保護他們脫免邪惡（若十七9，15）。

也許今天我們會由此輕易得出如下結論（正如許多基督徒如此作了）——在「世界」與耶穌的真門徒之間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人只有從充滿仇恨和罪惡的世界中撤回，才能真正地過聖化的生活。

當然，這樣的結論之所以有問題，是因耶穌緊接著說：



「就如祢派遣我到世界上來，照樣我也派遣他們到世界上去。我為他們祝聖我自己，為叫他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若十七18—19）。

因此，為每一位耶穌基督的真正門徒來說，確實有一道內在的無形張力。他們「生活在世界中，但不屬於」世界。他們被派遣進入世界，但他們不屬於世界。我曾在《下來吧，匪凱》一書中解釋有關平信徒聖召的討論，真正的門徒不能只選擇十字架的橫木而拒絕縱木——如果他們願意成為耶穌的真正門徒。他們的願望必須如奧斯定（St. Augustine）在《懺悔錄》（*Confessions*）裡優美描述的：「我切願藉著讚美祢，只在祢前宣揚真理，在眾多的見證前譜寫祢的偉大和光榮。」

但十字若望對此的看法如何呢？十字架的橫木在他的靈修作品中是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我們在本書第一部分已經將他作為我們成熟祈禱（十字架的縱木）的導師。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又該如何面對呢？十字若望傳遞的訊息（分離、棄絕）在此看起來難道幾乎全部是消極的嗎？如果我們能正確地理解他，我並不會作此結論。第一，十字若望已經強調所有的受造物皆具有與生俱來的美善。導致我們與天主分離的因素不是受造物本身



（包括人的愛），而是我們對受造物紊亂的掛慮與依戀。十字若望所說的「虛無」（nada, nothing），即使在我們第三章討論其所涉及的最深幅度裡，也並非是對受造物敗壞毫無任何價值的棄絕和輕視。更確切地說，它是對萬物有其自身的美善的肯定，但它們並非天主。因為我們傾向於容許他們與天主競爭何者才是我們生命的中心，我們需要從我們的掛慮和束縛中解脫出來，而唯讓上主成為我們生命的真正中心。

此外，十字若望也很清楚地表達出，有益的工作、敬主愛人的服務在其靈修中占有重要的幅度。例如，他說，「因此，通過他的（基督徒）良好的習慣和德行，應當使他的雙眼只停駐在服務和天主的光榮。」（《攀登》第三書，第二十七章，第四節；第三十章，第五節。第四十五章，第四節；《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在《心靈的黑夜》第三篇（十九章，第三節）十字若望探討了早期靈修作家們描述的「成全階梯」（ladder of perfection）的第三階梯：

第三階梯的愛使心靈燃燒著辛勤不倦的愛火，並給予它熱誠，這樣靈魂不致跌倒……在這一階梯，靈魂焚燒著愛主之情，看到自己為天



主所做之事微不足道，不覺憂心自焚；他看到所作的一切，都一無是處，宛如虛度生命；長時間為主服務也顯得微不足道……因為他對上主的熱愛，見到自己在侍奉這麼偉大的君王時，竟然如此疏忽，因此深自慚愧憂戚；如果可能，他心甘情願千萬次為天主自我犧牲。

最後，十字若望在自我創作的《光與愛的話語》(Sayings of Light and Love)中，以神聖莊重的祈禱開始：

哦，我的天主，我的甘飴。為了祢的愛，我也渴望讓我的靈魂來譜寫關於祢愛與光明的頌詞，我雖能用語言來表達，但我沒有它所暗示的工作和德行（它們遠比語言和智慧所包含的更為祢所悅納，哦，我的天主），希望其他人，或許受此推動，在祢的服務與愛內繼續向前——而這正是我所缺乏的。

「工作和德行」遠比他所說的「語言和智慧」更重要，也更中悅天主。因此投身世界中以服事天主，對十字若望具有明顯重要的意義。然



而，他對此的引用雖然清楚和引人注目，但次數並不多。但是如果我們回顧十字若望作為一位靈修作家的特殊神恩時，我們就會對此不足為奇。他的聖召是引導人們通過在黑夜裡的祈禱走向與天主完全的共融。正是為此工作他被冊封為聖人並被宣稱為教會聖師。我們每一個人都接受並渴望盡力去活出全部福音。但保祿不是伯鐸，他們也不是十字若望。每一個人在教會中都有其特殊工作和神恩。每一個人都需要與他人一道合作去「建造基督的整個奧體」。同樣，我也願意在下列幾篇裡建議，十字若望關於我們基督徒生命縱的層面的偉大洞察，需要有同等重要的橫的，使徒性層面的遠見視野來完成和實現。

在歷史上有許多優秀傑出的使徒修會和團體的創始人。我也有幸成為由依納爵·羅耀拉所創立的耶穌會大家庭的一員。這也是我最為了解的使徒傳統。但卻是另外一些原因使我選擇依納爵作為本書第二部分的指南。十字若望和依納爵的生活以一個相當吸引人甚至有些神祕的方式重疊。這不僅僅是因為大德蘭的許多神修導師是耶穌會士；十字若望本人在依納爵（也是西班牙人）逝世後的一些年在羅馬麥第納（Medina del Campo）接受耶穌會的教育。當依納爵於一五五六年去世時，十字若望只是一個十四歲



的少年。當他加入嘉爾默羅聖衣會後，從一五五九年至一五六三年，十字若望在他故鄉的耶穌會學院學習人文學（類似於我們今日的大學課程）。一五九一年十字若望去世時，恰巧是依納爵誕辰一百週年紀念日。因而，在一九九一年，一個令人喜悅的巧合，我們歡慶了依納爵誕辰五百週年以及十字若望去世四百週年的紀念。一九九〇年也是耶穌會創會四百五十週年紀念，當十字若望（當時稱為若望·葉佩塞·阿爾瓦雷斯 Juan de Yepes y Alvarez）在耶穌會學院學習時，耶穌會才剛剛創立二十年而已。

所有這些紀念日的連接，就其本身而言，不外是一個有意義的歷史巧合。但我卻從中窺見更重大的意義——首先，在我個人的生活裡，但同時也是在教會靈修發展演變的歷史中。十字若望和依納爵有不同的神恩，在教會生活和使命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但如果我們了解得更真切，看得更深，他們兩者不只是互相補充而且也對聖化本質分享幾乎完全相同的洞悉。當然從表面來看區別是比較明顯的。但我們若觀其目標——所要培育的人的類型（依納爵說，「人被釘在世界上，世界因他而被釘在十字架」）——十字若望和依納爵的靈修是如此驚人地相似。

我們上文已經談到，十字若望並沒有太多論及使徒工作的層面。那並



非他的特殊神恩，即使他也曾論及為天主服務是真正聖化的基礎。當依納爵在世時，熱羅尼莫·納達爾（Jerome Nadal）（依納爵認為納達爾是依納爵洞察最忠實的解釋者）描述依納爵的理念是「行動中的默觀者」，依納爵對「行動」的關注和重視遠遠超越於默觀的層面。他個人的神恩是去培養那些在祈禱和行動方面已經整合到至今不知處於何種程度的門徒。相對於十字若望而言，依納爵並未太多地強調默觀的層面——尤其是十字若望所關注的在祈禱內的成熟——在此我們可見一斑：過去數世紀以來，人們對神操（*Spiritual Exercises*）的普遍抱怨是它們太機械化，太「教條化」（*methodical*），即使在今天，對許多人而言，「耶穌會式的祈禱」從未離開過地面，鳥兒不能自由飛翔是因為它被牢固地繫之於默想和想像，及默觀技巧的「前導」和「主題」的繩索。我們怎樣才能從十字若望認為至關重要的赤子般單純的愛的專注轉移至愛與聖化的真正成長呢？也許我們耳熟能詳的瑪利亞和曼德兩者的衝突會給我們一些啟迪：一方面，在祈禱與行動中的繁忙活動；另一方面，從所有掛慮的事務中喜樂的解脫出來，為能使自己坐下來在靜謐中凝視天主！



人與計畫

我們已經明瞭「喜樂的解脫」(blissful disengagement)並非十字若望的理想，更準確地說是人們對他所宣講的不受牽掛的觀念的曲解。在下列幾章裡，我也希望能澄清所謂的「充滿忙碌」(bustling busyness)同樣也是對依納爵理念的一種曲解。依納爵是一個特別強調組織性，凡事按照方法行事的人（不像大德蘭，在其寫作中呈現的華麗一面只是傳說而已），十字若望也是如此。他們兩者的作品都清楚地印證了此點。但依納爵毫不遜色於十字若望，他認為組織和方法僅僅是達到真正自由的方法而已。在其《神操》之始，他便為神修指導和避靜者作出了指南：

神操這個名詞，是指任何省察、默想、默觀、口禱、心禱以及下面要說的其他靈修神工。就如散步、走路、跑步都是體操；同樣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以便調整自己的生活，拯救靈魂，便都叫「神操」。神操是為戰勝自己，整理自己的生活，使不致為



任何不正的心情決定自己的生活。講授神操及奉行神操的人，為能彼此合作獲得益處，應預先擬定：任何善良的基督徒，對別人的言語，常該爽快地加以善意的解釋，不可輕易批評……便該試用一切適當的方法，使他認清真理，避免誤入歧途（《神操》第一及廿一至廿二條）。

神操，至少在依納爵的理解看來，並不是固定、一成不變嚴格地練習的順序架構。它們猶如正餐前的一種開胃食品，避靜者能自由隨意選擇任何可以幫助達到他們目的的：即找到天主對他們的旨意和計畫。

目的與方法的區別在依納爵的思想裡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在《神操》第一週的導言裡（二三條，第一原則與基礎）他說：「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此拯救自己的靈魂。」這是他的目的。他更進一步指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方法。

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未被禁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平心和不偏不倚的態度。



依納爵的這些觀點如何在精神上更接近十字若望有關「虛無」的教導呢？十字若望和依納爵基本的洞見是一致的——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束縛地以天主和祂的旨意為中心是靈修生活的全部目的。

在《與上主一同度假》(A Vacation With the Lord)一書中，我曾強調依納爵《神操》彈性洞見只是達到目的的一個方法。從上文我們已經看到十字若望和依納爵為使方法從屬於目的而作的重整有非常相似的見解。然而，一個明顯的區別是他們所針對的特別對象有所不同。通常而言，十字若望已經假定祈禱者已經經過了相識和學習愛慕天主的早期階段。但對依納爵來說，他主要針對那些對開始祈禱和服務旅程慷慨大方的人。這也是為何在奉行神操期間，他對祈禱的每一週期都附有詳細的指南。

為了更清楚地明白，我們應當注意依納爵所提供的這些詳細的指南只是為避靜的初期階段，即他所說的「第一週」以及第二週的第一部分。當到了最後一週時，《神操》的內容僅有兩三頁的篇幅——甚至少於在神操初期階段一個單獨默想主題的描述。依納爵明顯地感覺到，當避靜者到了三十天大避靜的第四週時，他們已經找到了他們自己的進行方式。就如



同若翰洗者一樣，依納爵也該隱退，而讓避靜者直接去會晤天主。此外，甚至在導言指南裡，依納爵強調彈性的原則以及對避靜者個人需要和環境的調適。指導者在教導祈禱時應簡短，因為「博學周知，不能使人滿意，唯有深切地玩味體驗，方能令人心足」（《神操》第二條）。同樣，神操的四週將按照避靜者本人的需要、成熟和慷慨在時間安排的長短上也有所不同（第四條）。導師必須對發生在天主與避靜者之間的一切保持敏感，按照避靜者的具體經驗調整他的教導和建議（第六至一六條）。

因此，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依納爵的方向，一如十字若望，是以個人為中心和起點。《神操》不是作為一個僵硬的一成不變的預定計畫或一套強調每個避靜者都必須適應和接受的觀點和理論。事實上，在《神操》裡有不少適合各種祈禱生活和每一位祈禱者具體情況的確切的普通原則。因為天主永遠是天主，而我們都是有罪和軟弱的人。但是每一位避靜者個人獨特的環境也與這些普世的不變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

從另外一種相聯的觀點可以看出依納爵的方向是強烈地以個人為中心的。依納爵是有史以來教會歷史上最倡導使徒性工作的人之一。但是工作，即使是為天主工作，也並非他靈修和生活的全部。他不是一個強制性



的實幹家。因為在最後，真正重要的不是行為而是愛——不是我們為天主做了，完成了多少，而是由於祂為愛我們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了以愛還愛為祂而做。這一點使依納爵的使徒性願景本質上是默觀性的。這同樣也是十字若望所說的直接在基督內會晤天主的「默觀」觀念。

依納爵靈修的個人層面可以清楚地在他所提供的輪廓及進入《神操》第二週的四個大的主題默想裡一窺全貌。第一週已經引領避靜者面對他自己作為有罪的受造物的環境——完全地信賴天主，但萬分不堪地生活在那種信賴的關係裡。第二週可謂是《神操》的核心，並涉及到從專注於自我到專注於天主的轉換——特別是對天主啟示祂自己並在基督內召叫我的恩寵。對依納爵來說，每一祈禱週期的焦點是我所尋求的恩寵（*pomb pi volo*），在整個第二週，在我們對耶穌福音生命的全部默觀中，這一恩寵是相同的：

第三前導是求恩，祈求我所願望的。這裡是求天主賞我深深地認識為我而降生成人的吾主耶穌，為能更加愛慕祂追隨祂（《神操》一〇四條）。



更清楚地認識天主，為使我更熱切地愛慕祂，更忠實地追隨祂。但只有當工作是從對耶穌的愛和深切的認識中溢流，以及只有因其滋生出及催迫我對耶穌的追隨，工作（即文中「更親密、忠實地跟隨祂」）為依納爵來說才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神操第二週的四個主題默想必須放到如此的脈絡中理解。在剛開始時，基督神國的瞻想將基督君王的形象呈現給我們（有別於一個理想的人間領袖或君王），並挑戰我們去答覆這位充滿愛與無私的英勇君王的召回——在基督的十字旗幟下為世界的正義與和平而追隨祂的召回。目的（正義與和平）是重要的；但是依納爵是在基督召回我們追隨祂感召人行動的偉大人格中找到了召回的力量和勇氣，而非只是一種抽象的烏托邦理想。因為我們信任祂，並被祂的愛所啟迪，我們因而有勇氣去加入祂的十字旗下並為此而英勇作戰。

同樣，在第二週的中間部分，依納爵又呈現給我們兩個主題默想：兩旗默想，以及三種人的默想。前者召回門徒們去分辨敏感，如此他／她也許停留在基督的十字旗幟下（頌揚「貧窮、羞辱或輕視、謙卑」，《神



操》一四六條），而不受到，或甚至疏忽而趨向於魔鬼的旗幟下（財富、尊榮、驕傲）。此外，這並非是一種抽象地去擁抱貧窮、輕視、謙卑的理想。我們明瞭基督召叫我們去選擇這些，並藉著選擇祂的旗幟和陣營來慷慨地回應，這明顯地是因為我們所愛的祂召叫我們所做出的自然反應。「西滿伯鐸回答說：主，唯有你有永生的話，我們去投奔誰呢？我們相信，而且已經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若六8—9）。

三種人的默想的中心點是三種不同的慷慨程度，以答覆天主的召叫和挑戰。第一等人願意去跟隨他的上主，但卻因對人對物的偏情，一直無法下決定。第二等人也想追隨祂，並了解他必須現在有所行動，否則他可能不再有機會。但他卻妥協了。他想擺脫愛財的偏情，可是仍舊不肯毅然放棄財物，他願意天主遷就他，雖然明知拋棄財物的身分為他更好，卻放下了放棄財物的決心。他獻給上主某些東西，但卻是出於他的選擇而非上主的渴望。他害怕為愛而自我奉獻。第三等人也願意擺脫愛財的偏情，可是他只希望隨從天主的聖意，為的是更能全心事奉天主；至於保留財物或放棄財物，他毫無偏向，所以只有更能多加事奉天主的心，能使他決定保留或放棄財物（《神操》一五三—一五五條）。



我在自己的膝蓋上書寫

聖依納爵一定具有特別吸引人，並令人敬佩的偉大人格。我回顧自己早些年份的耶穌會士生活，那時對我來說他看起來不過是一個乾枯，平淡無奇，毫不出眾的人。儘管依納爵為我們留下了《神操》和《耶穌會會憲》的偉大理念，但他不是一個有魅力的作家。我個人覺得方濟薩威（St. Francis Xavier）看起來倒具有浪漫引人的特質。在薩威穿越茫茫東方的年代——從印度到麻六甲（Malacca），直至香料羣島（Spice Islands）及日本，最後孤獨地但令人感動地長眠於中國大門的上川島上時——作為耶穌會總會長長的依納爵人在羅馬。很久以來，甚至從我在修會的那些早期階段，一個事實常常激起我的好奇並令我迷惑：薩威對依納爵偉大至深的摯愛。在他寫給在羅馬的依納爵的一封信中，他描述自己「當我寫的時候，我跪在地面上，就如同你臨在我跟前一樣」（架姆士·布羅利克 James Brodrick 所著《聖方濟薩威》第三四三頁）。依納爵究竟有什麼特別之處，促使薩威寫下如此動人的話語？我渴望自己去找到這個理由和答案。



在一五四一年，當薩威和他的同伴們準備從葡萄牙航向東方時，他祈求依納爵：

為天主，我們的主的愛與服務的緣故，我們懇求你寫信，盡可能地告訴我們如何與無宗教信仰的人接觸和交談……我們祈禱並再次懇求你，藉著在耶穌基督內親密聯繫我們的友誼，給予我們你的理想與忠告，作為我們應當進行的方式（同上，第九四頁）。

薩威熱愛依納爵如同「我靈魂的父親」（Padre mio de mi anima *obser-vantissimo*）。他的愛是回報一種知遇之恩。在他於一五五二年一月（大約在他去世前的十個月）所寫的一封信中，他回想依納爵在寫給他的前封信中所表達的：「你最最真誠的，沒有任何力量或可能使我忘記您，依納爵。」薩威如此說到：「我流著眼淚把它們唸完，也流著眼淚給你回信，記得過去及你一直給予我的厚愛」（第四五九頁）。

隨著時間的流逝，我終於明白了為何薩威對依納爵有如此深厚的摯愛。雖然薩威具有浪漫的色彩和英勇的旅程，但有一點非常清楚的是，是



依納爵的精神使其充滿生命的活力與動力。他是上主用來引導薩威擁有對耶穌基督，他的君王——全部的愛與服務的工具。基督君王的偉大旗幟引導薩威到達日本，並最終踏上中國的門檻。他渴望去成為依納爵所說的第三等人，一個完全被神操所準備和置放的人。「……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以便調整自己的生活，拯救靈魂……」（《神操》第一條）但是薩威教給我們的最好的一課，是所有的慷慨和理想並非被抽象的原則所控制，而是被愛，個人的愛——對萬有的天主的愛所推動，但在祂以下，是被依納爵——（人的工具）「我靈魂的父親」的愛所推動和昇華。當我度過了多年的耶穌會士生活及從事神修輔導的工作後，我終於明白為何薩威寫信催促依納爵只派遣那些被愛而非「被嚴厲或奴隸般恐懼」所引導的人外出傳教。我也已準備好去再度聆聽十字若望的忠告和勸諭——神修輔導要堅定但不乏溫和，去鼓勵、陪伴和支援，而非威脅和恐嚇。我也意識到我們實際上可以用一杯蜂蜜遠比一桶醋誘捕更多的飛蛾。

但是，你也許會問，這一切好像與從枯井中汲水毫不相干。薩威對依納爵的摯愛不是明顯地突出了十字若望和依納爵兩人都反對的「牽掛和依戀」嗎？乍看之下好像的確如此。但是薩威，正是由於他對依納爵的摯愛



而能豪邁地離開歐洲，將他生命的最後十一年像無根的浮萍漂流奉獻在遙遠廣袤的東方大地。從他寫的許多信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已經清楚敏銳地覺察到，他在今世將永遠不會再有機會同依納爵以及其他夥伴們重逢。他也嘆息，在印度四年多的時間裡，他只收到一封來自於羅馬（依納爵的所在地），兩封來自里斯本的信函。他確信依納爵和他的耶穌會弟兄們在給他寫信，但交通和旅行在那些日子裡是一個大問題，只有少數幾封信最後才輾轉數萬里送到他手裡。我很理解薩威難言的痛楚心情，當從美國的來信要經過三至四個星期甚至一月（通常為七至十天）才到達馬尼拉，或一年兩三次信件在轉運過程中被丟失時，我知道今天我也會有如薩威一樣的感覺和一種略帶苦澀的無奈與無助。依納爵教導薩威要經常寫信並盡可能詳細地告知他個人傳教生活的各個層面。我想當薩威在依納爵獲選為耶穌會總長兩年半之後才得到此消息，以及當他在上川島上臨死時，意識到他今生將不能再見依納爵和歐洲時，他一定備感痛苦和憂悶！當他去世時，依納爵寫給他的信（告訴他回到歐洲做適度的調息並諮詢他有關傳教的工作），尚在遙遙的路途中。

薩威深深地愛著依納爵。但更是這種摯愛引導他毫不猶豫地，「壯士



一去兮不復返」地離開依納爵，不再去依賴他及其臨在的喜樂，而無畏地航向一個更大的理想。眾所周知，《神操》的焦點和默觀高峰是依納爵的第四個主題默想：謙遜三級。他將其放在第二週的最後，即當避靜者已經對天主在他們生活的這一階段對他們的召回有一清楚的意識之時。為依納爵（為大德蘭及所有聖人也是如此）謙遜便是真理。「謙遜」的人不是「放下自己的身段」，否決上主賜予他的愛、禮物與天賦。而更是他意識到所有的這一切都是禮物。他清楚地知道什麼是來自於他的，什麼是來自於天主。他生活在真理內：我們還有什麼尚未擁有？這種意識在他內成長，不僅僅是大罪顯得不可思議（第一級謙遜）即使是明顯的小罪（第二級謙遜）也絕不明知故犯。深深地意識到所有的一切都是禮物，他明白了任何對恩賜者故意明顯的棄絕都是一種低俗的忘恩。

但這並非是他故事的結尾。另外還有一種「最完美」的謙遜，依納爵視為福音靈修思想的完美結晶。

謙遜三級——最完美，也包括第一和第二級在內。就是：假如至尊的天主受同樣的光榮和讚頌，但為效法吾主耶穌，為真真實實地更加



肖似祂，我寧願同貧窮的基督選擇貧窮而不選擇財富；寧願同飽受凌辱的基督一起受凌辱，也不願享受尊榮；並且為基督寧願被人視為輕狂昏愚，而不願在此人世被人視為足智多謀，因為基督已先被人視為輕狂昏愚（《神操》一六七條）。

正如我曾在《與上主一同度假》中指出，上文中粗體字的部分對正確理解依納爵的第三級謙遜非常關鍵和重要。此處的要點不是刻意去選擇貧窮、羞辱和輕視，並視之為有價值，它們當然完全不是。人的本性也會自然地、正確地對此反彈。

當薩威多年前在巴黎做神操時，依納爵並未教導他去選擇（由於受到當時一些成聖的自我克苦理念的影響）流亡、孤離和困窘。不；關鍵的詞乃是「相似基督」、「為基督」、「為了更相似於我們的主基督」。他也是如此對待。為第三級謙遜的人——依納爵使命神祕性的極點——最終極的真理是耶穌基督愛我至死。我只能藉著與祂同在，才是真正的謙遜，和生活在真理內，無論祂在哪裡。謙遜即是真理。而這真理即是愛：祂「愛我至死」，而以愛還愛使我完全與祂融為一體，成為一身。因為薩威



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這些（這就是為何他會成為一名聖人，並非因為他在世的漫漫旅程），所以他對依納爵的摯愛，「我靈魂的父親」並不是一種「牽掛和依戀」以及他對基督之愛的障礙。

愛與言歡

在下列幾章裡，我們將繼續討論一個依納爵門徒「成長進入」第三級謙遜的進程。依納爵說我們可以「渴望獲得它」。我們不能因為選擇它而使它成真，或藉由我們的努力或渴望而使它實現。我們只能「懇求吾主耶穌肯揀選我們造詣到最大最好的謙遜，因而更能事奉祂——只要至尊的天主受到同樣的欽崇讚頌便夠了。」但基督如何屈尊就卑來選擇我們？我相信我們會明白這一進程與十字若望所表達的非常類似。但對依納爵來說，黑夜不僅僅在祈禱裡，也在我們活躍生活的「市場裡」。因為依納爵的靈修是使徒性的，因而他「行動中的默觀者」的理念的行動層面應當擴大觀之，這不僅僅是因為在世界裡的行動投入和奉獻被視為有價值；而是在更深的層次，意識到這一投入和奉獻是我們聖化的「磨砂紙」。



在本章中，在結尾和行文中，我們將會提及使徒性淨化進程的一個面向。薩威深深地愛著依納爵。而且也許這話聽起來有些奇怪，他也喜歡依納爵。很遺憾的是，我們常常將愛與喜歡相提並論而混為一談。在我們的長上和同伴中，可以像薩威對待依納爵的愛去愛的人可說是微乎其微，而且在任何人的生活裡都極為罕見。但耶穌要求我們泛愛眾人，尤其是和我們在主內的兄弟姊妹「彼此相愛」。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他難道是希望我們應當對每一個人都懷有像薩威對依納爵的愛嗎？這也許有些理想化，但是我們也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就可以了解到在今世這是不太可能的。我們每個人都有非常不同的人格、個性、背景和氣質。即使是獻身於上主的僕人們，也對哪一樣工作在他的服務裡是最重要的持有不同的見解。沒有人能夠擁抱整頭大象，或在短暫有限的生命裡滋生出全部福音。

為解決這個兩難，我們必須以現代的術語來區別愛與喜歡的不同意義和內涵。我也經常在我的靈修指導工作中解釋這一區別。「喜歡」別人是對他們感覺不錯，有某種程度的共同語言，欣賞他人的陪伴，用一句菲律賓的成語來說，是在兩人中去選擇一個意氣更為相投的朋友。在建議如何選擇一個靈修輔導的評判標準時，我常常對那些前來詢問的人們強調說，



個性的相合是一個重要且不可缺少的標準。不是每一個好的導師都適合我，我需要那些我能輕鬆自在與他在一起，他理解我，並對我的感受能產生共鳴、具有親和力的神修導師。

與喜歡對照，耶穌所說的「愛」不是一個感覺和諧或舒服的問題。如果是，那麼他所要求我們「愛你的仇人」又意味著什麼呢？在著名的山中聖訓——耶穌關於基督徒教導的偉大撮要裡，他明白地告訴我們：

你們一向聽過：「你應愛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卻對你們說：你們應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女，因為祂使太陽上升，光照惡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瑪五43—45）。

耶穌要求我們做什麼呢？當然不是去對他人迫害我們這件事懷有好感，「愛」在此不是感覺而是意願的問題。即，我們應當真誠地渴望所有男女的益處，祝願他們都能蒙受天主的祝福——不論是那些喜歡我們的人和那些不喜歡我們，甚至仇恨我們的人。除非我們是自我虐待狂，否則，我



們不可能喜歡所有的人。但是我們能——而且必須——愛他們。我們必須切願他們受益、得救恩和他們今生與來世的幸福。

但這容易做到嗎？在度過了四十年的修會生活以及在世上虛度了五十八個春秋後，對我來說，這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如果我們只局限於自我的圈子，這甚至是不可能的。耶穌也意識到這一痛苦掙扎的事實。他用下列幾句話來結束他對愛仇的教導：

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的人，你們還有什麼賞報呢？稅吏不是也這樣作嗎？你們若只問候你們的弟兄，你們作了什麼特別的呢？外邦人不是也這樣作嗎？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

（瑪五46—48）

你們必須像天主一般。正如我們在上文曾提及，若無特殊恩寵，而只依靠自我的力量來完成它，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們必須「使自己被變得成全」（be made perfect）。是上主必須轉化我們，使我們能愛所有的人，如同祂愛我們和他們一樣——去愛那些即使我們不喜歡的人。



因而薩威尤其蒙受祝福，能得以在他的生命中有幸與依納爵相遇——他靈魂的父親和一個真正的心靈密友。我們都需要如此的朋友，他們向我們反射出天主的博愛與接納。他們給予我們勇氣冒險去愛一個看不見的天主，「假使有人說：我愛天主，但他卻惱恨自己的弟兄，便是撒謊的；因為那不愛自己所看見的弟兄的，就不能愛自己所看不見的天主」（若壹四20）。但是在一個人的生活裡，不會也不可能有許多靈魂的密友。我們經常要去愛那些我們發現不是容易喜歡的人，那些我們發現有絕對難度去喜歡的人，甚至是那些我們一同分享我們大部分的人。

這便是當第三級謙遜為耶穌的真正門徒成為一個真實和令人敬畏的理想之時，我能真正地愛——真誠地願望——那些我發現很難去喜歡和那些很明顯地不喜歡我的人受益嗎？只有走在十字若望所描述的「心靈的黑夜」的路上的人，那路程將使我與上主一同結合，我全部的願望是「與基督」在一起，無論祂在哪兒——即使在貧窮、凌辱和輕視裡。十字若望和依納爵都不約而同地表達了此一心聲。



第五章

與基督一起勞作

使方法適合目的

在過去十年來，我常說在我所寫的書中，我最喜歡的是《在市場裡的黑夜》。這是一個令我左右徘徊的困難選擇，因為每一本書都反射出我自己信仰旅程的獨特過程。但是我認為我之所以喜歡《市場》，是因為它代表並體現了我自己整合個人使徒性與默觀性聖召的「內在」和「外在」層面的挑戰。一個尋求在他／她聖召內成長的門徒，不可避免地活在一種活躍的張力中——在個人對天主的愛和對祂子民的服務中。這一張力在聖保祿的書信裡已經出現；比如，在《斐理伯書》中：



按照我所熱切期待希望的，我在任何事上必不會蒙羞，所以現在和從前一樣，我反而放心大膽，我或生或死，總要叫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因為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但如果生活在肉身內，我還能獲得工作的效果；我現在選擇哪一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夾在兩者之間：我渴望求解脫而與基督同在一起：這實在是再好沒有了；但存留在肉身內，對你們卻十分重要（斐一20—24）。

在保祿的具體境遇裡，張力是健康有益的，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成為他生命真正的中心。與基督同在，無論祂在何處：這是保祿所做每一決定的基本原則。但是，正如我們上文已經討論到，這種中心之愛不會輕易地來到我們中間。十字若望也很清楚地指出，即使在隱修院裡，也只能是逐步地、痛苦地讓黑夜淨化我們那些與天主競爭心靈中心的外在事物的牽掛。但對那些如我們一般「在世界裡」生活的人呢？唯以天主為中心是否為我們更容易或更困難？我的看法是兩者皆不是；無論我們的生命在何種狀態，在隱修院或從事使徒工作、度修會生活或平信徒、結婚或單身，都有



同等難度的十字架需要我們去面對和背負。

在《神操》第二週指導避靜者選擇考慮身分時，依納爵說，我們必須考慮：「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意向，和他的對頭——人類公敵的企圖。」（一三五條）他接著說，「為此我們應當準備自己，好能在我主天主要我選擇的身分上，修成全德。」「成全」是一個目標。無論選擇哪一種身分，都應更好地引領我走向成全——對天主我們的主全部的愛與服務，正如依納爵經常具體表達的——是我所應該選擇的。每個人的聖召各不相同，沒有一種聖召適合所有的人。但重要的是什麼為我是最好的，那便是天主對我的安排和祂的旨意。

因此，依納爵所關注的不是我選擇什麼，而是我為何選擇它。在第二週的結尾（一六九—一八九條）他給了我們「選擇決定生活方式」的指南。他也藉著重述引導避靜的「原則與基礎」（廿三條）作開始。當然，讓避靜者希望去按照神操所說明的指導原則去做他／她自己的決定，在那個時候還是一個理想。現在，依納爵希望，這應當是避靜者所感覺的確信和渴望。他說：



「為能選擇得當，由我們這一方面來說，意向必須純正，只看我們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我們的主天主，救自己的靈魂」（一六九條）。

只有在此種精神和位置中，我才能做一個好的、單純的、以天主為中心的選擇。

但是這種置放無論是為婚姻或修會生活都並不十分普遍，正如依納爵繼續說到，「所以我無論選擇什麼，常該是為幫助我達到我受造的目的才成；絕不使目的遷就方法，必須使方法適合目的。」比如有些人先選擇結婚（這原是方法），然後在結婚的地位上事奉天主（這乃是目的）。他們有先屬於自己的目的。他們為了自然的因素而選擇結婚：浪漫的吸引、安全感、逃避沒有歡樂和關愛的家庭環境。那麼既然選擇了方法（與她／他結婚），他們尋求在預先決定的（結婚）方法上去服務天主。依納爵很含蓄地指出，不僅僅是那些結婚的人有後顧之憂。他繼續說到：「又有的人，首先願享受聖祿職，然後才決定在這聖祿職（在教會裡的一種地位，有固定的收入和職位，在依納爵的時代相當普遍）上事奉天主。」聖祿職在今天已經少見，但是人們仍然可以由於安全、榮譽或逃避「現世」挑戰



的環境，而選擇加入修會或神職生活。

有人也選擇獨身生活，因為獨身生活好像顯得更加清高、完美和「聖潔」。這種幻覺的欺騙有時更加微妙，因為這顯示的是一種更高尚偉大的動機。但是問題依然存在：藉此，我選擇我認為天主必須喜愛的東西。我沒有問祂是否願意或喜歡。正如依納爵說，我仍然把「方法當作目的，把目的當作方法，本末倒置了。」我應當寧願選擇什麼對我是正確的，而非事物本身表面所呈現的益處；即「我們先該端正事奉天主的目的，然後再看接受聖祿職抑或結婚，更能使我們達到事奉天主的目的：這才是為目的而選擇方法。」

因此，對依納爵來說，無論我選擇作平信徒或加入修會生活，在對生活作出最好的最初選擇上都面臨同樣的困難。這一點在我作為教師的經驗中得到了印證。在講授分辨的課程時，當我討論依納爵關於作出一個好的，完全以天主為中心的選擇時，我那些已婚的學生們的表情有些看起來頗為不安。當我邀請他們分享他們的經驗時，幾乎所有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他們首先選擇的是方法（結婚）。而我的那些修會和教區神職的學生們的回答似乎給人一種矛盾的感覺：一些人說他們最初選擇聖召的動機幾乎與



依納爵的理念一致——愈顯主榮！然而我很懷疑這其中有任何的區別。當我過去一些年來反省他們的分享時，對我來說，較年輕的修士（大部分的修士比平信徒年輕）對他們最初的決定和選擇較為自信！而那些與他們的選擇（入修會或作平信徒）生活較長時間的，反而對他們自己最初動機的正確性較少肯定。他們過去一些年的蜜月理想主義已經被更現實的自我認識和更冷靜清醒的自我懷疑取而代之。

這是我們目前討論的脈絡裡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同時也在探究人如何學習在枯井裡怡然生活的方法，以及無論在祈禱或我們行動的生活中，如十字若望所說的，乾枯和黑暗是我們逐漸地與天主相合的方法。依納爵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深知我們即使是一個恩寵滿溢的三十天大避靜中也不可能完成轉化的工作。我的修士們雖然擁有一個真正良好的避靜和會晤天主的神慰經驗，但經常在避靜不久之後又回到從前的狀態。許多人（修會會士和平信徒）懷疑他們的避靜經驗。因為他／她曾有一個真正豐富、深厚的經驗，而且做了一個好的、慷慨的決心，但不久之後「依然如故」。

我在上文提及依納爵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的使徒理念已經非常完美地在「作適合天主之手的工具」中表達。即，真正的門徒應該是「天主得



心應手的工具」。比如，我的左手很大，而且我也是左撇子。一些圓珠筆很適合我的手，而有的則難以使用。作為一名單身者，我自己有時需要做一些縫紉和修補之類的小事。我使用的縫紉機連著一把好像專為中指使用的剪刀。這把剪刀很難使用而且一旦卡在我的指頭上就不易取下來。我們大多數（抑或全部？）都像令人麻煩的圓珠筆和剪刀。天主可以同我們一起縫紉修補，但是我們並不非常適合祂的手。我們不斷地擠壓，挖捏，使祂的工作因而變得更加困難。十字若望和依納爵兩人完全意識到，這需要終生的修持和磨練才能淨化轉化我們真正地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事實上，在我這個年齡，有時也令我有些自憐，因為當我們與祂愛的手的輪廓相合時，我們已經太老而不再發揮任何作用和餘熱。

服從：注視天主

通常我們可能會以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來實現真正以天主為中心的理想。我們在第四章已經指出，對依納爵來說，使徒工作生活的理想和目標是謙遜的第三級：無論基督在哪兒，我寧願選擇與祂在一起，即使在貧



窮、凌辱和輕視中。我們和基督昔日一樣，不渴望這些困苦。他在山園中的祈禱非常清楚地說明（從人的觀點來看）他在被棄絕和受到迫害時也有所恐懼：「他俯首至地祈禱說：我父！若是可能，就讓這杯離開我罷！」但是為基督更重要的目標是他不惜任何代價與天父的共融。因此他如此結束他的祈禱：「但不要照我，而要照你所願意的」（瑪二六39）。我曾在《與上主一同度假》（第七天）中提到，企圖去尋求比耶穌更加聖潔是不明智的危險之舉。我們不需要去渴望超過耶穌所受的苦。我們渴望在他的痛苦和光榮中與他同在。

這一願望也是偉大成熟的愛的標記。在年輕時代充滿熱火的蜜月，我們也許會認為我們徹底地、完全地愛慕上主。但是，正如我們上文所提及的，蜜月終究會有結束的一天。然後我們才意識到，即使在我們最慷慨的願望中，也不知不覺摻雜了許多自我突出的成分。黑夜或枯井便會由此而入：這是天主為使我們與祂「神聖合一」而精心準備的工具。在依納爵以使徒工作和行動為導向的神祕主義裡，黑暗或乾枯使我們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成為第三級謙遜的人。在一定程度上，我們與基督一起同在的願望已經充溢著我們的靈魂，我們真正地在祂救贖和轉化的工作裡與祂



在一起共融，合而為一。十字若望和依納爵兩人都談到，為了自由承行天主及其旨意，必須從我們所有紊亂的牽掛中自由的「分離」。十字若望更是以詩歌般的格調來描述：鳥兒的繩索（細線或繩索）必須被解開才能使它自由地翱翔，飛向天主。他認為黑夜的祈禱經驗是必要的方法，束縛也由此被剪斷。依納爵也有同感。然而，根據他的使徒性工作神恩，他也強調我所說的使我們獲得自由的「市場黑夜」的價值。雖然我已經描述了愛與喜歡的張力是市場黑夜的一個本質要素（尤其是依納爵給予人而非計畫的優先性），但在依納爵自己使徒性工作淨化的洞察的中心概念乃是「服從」。

依納爵對服從的看重可以藉著他在《神操》裡強調我們可以作一個好的（即以天主為中心，天主所啟迪的）選擇得到印證。同樣，生活在一個改革的時代，他也在《神操》末尾附加上著名的「與聖教會思想一致」的規則（三五二—三七〇條），他明確地指出：「為能在戰爭的教會內，懷著所當有的正確思想，應當遵守下列規則。」在以下的規則中，他講述了「我們應當稱讚的」宗教行為（第二至第九規則）以及神學問題，比如實證與士林神學，預簡與自由意志，愛慕與恐懼天主（第十一至十八規則），



我們不應當讓這些預先占據我們的宣講和教導。在這兩種情形——宗教行為和神學辯論——他給了我們一幅在十六世紀裡導致教會分裂問題的清晰畫面。他的觀點不是去禁止合理的討論，而是去避免混淆和分離我們所服務的人羣。例如，他說：「我們不該多談這預簡的問題，倘若偶然提及，務必要使思想簡單的民眾不致陷於誤解。比如有時人們會說：我得救與否，既然早已預定了，那麼無論我行善或是作惡，也改變不了既定的事實；因此他便冷淡不努力，忽視那為得救及修德的工作了」（三六七條）。

今天只有極少數的宣講者企圖去「講太多」關於預簡的話題；如果他們這樣做了，也只有極少數聆聽者能明白個中涵義。但是依納爵的指導規則從起初直至今日依然發揮效用：我們使徒工作的目標應當是為了我們所服務人羣的益處。這就是我們的目的。我們所推行的修行和討論的主題只是達此目的的方法，只要它們有利於我們達到目的，都應當被選擇而加以利用。此外，在教會內懷有惡意的分離只會在牧靈方面，導致混淆。我很欣慰自己今天多少能在許多宗教和信仰的問題上有長足的進步和發展。但猶如依納爵一樣，我仍然可以看到聖保祿早期對格林多人的勸告：不要讓禮物（會說異語、先知等）成為分裂的原因，「因為天主不是混亂的天



主，而是平安的天主」（格前一四33）。

由此我認為依納爵的三個規則，為在使命裡真正的服從精神，是關鍵性的指導原則。他指出，我們應當放棄自己的判斷，常常準備在一切事上爽快地服從吾主耶穌的真正淨配——我們的慈母聖教會（三五三條）。他難道是在建議我們成為不會思考的機器人嗎？也許從上述的規則來看，好像是如此。但讓我們將此規則與下面的放在一起來理解：

對於長上的規定和訓誡，以及他們的為人，準備著贊成和稱揚；即使在某些事上有時不值得稱道，但在公共演講或與一般人談話時加以反對，不但無益，而且將引起怨言和反感，甚至能激起民眾反對他們的神長或官長。所以在背後，向民眾說長上的長短，是有害的；若將他們的不良品行，告知能予以補救的人，倒能有益（三六二條）。

上述黑體字的內容有兩點很清楚：首先，我們一些長上的行為和規定「也許不值得稱道」，我也意識到確是如此。在我的反應中，我不是機器人或容易上當受騙的。第二，依納爵腦海裡的脈絡是「當公開演講或與一



般人談話時」。他的考慮和關注是牧靈性的。我可以在適宜的時間和場合持不同意見。但我不願意去按照我不辨是非、不分青紅皂白的異議而妄加評論。

若無合一與共融的原則，沒有任何團體能夠存活下去。為一個如教會一般的宗教團體，這更牽涉到共同的習俗、傳統和禮儀等。但是她也需要合法權威的維繫。在我們軟弱的有罪環境裡，濫用或腐敗可能常常發生在我們的生活中（一直臨在？）然而，依納爵的整個洞察是建基於他於軟弱的人性之上的確信。教會是天主的工作，她是基督的奧體。因此依納爵能說：

為能在一切事上隨從真理，我們常該符合聖教會的判斷：如果聖教會定斷某物是黑的，我雖看它是白的，也應確信它是黑的；因為我們相信，在我等主基督和他的淨配教會之間，常是同一聖神治理我們，引導我們獲得救恩。因為頒布十誡及管理指導慈母教會的，是同一的聖神，同一的主（三六五條）。



相對而言，聖統教會只斷定了少數的教義。因而，我們只有極少數的時候是當我看它是白的，而教會卻斷定其為黑的。但依納爵真正注重的基本態度是：我將自己的意志和判斷完全交付給在祂的教會裡工作的上主，「為了（在《會憲》中他如此告訴他的耶穌會神子們，《會憲》第三篇，第一八號）藉著在他們當中共融的弟兄般友愛的連繫，他們也許能更好地、更有效地投身於服務天主和救助他人的行列中。」

教會宛如一個團體、一個大家庭。如果每個家庭成員都各自為政，那麼這個家庭勢必四分五裂。因此，如果我們相信共融合一的價值，那麼為了團體整體的益處，為了天主的光榮，也為了我們所蒙召的團體使命（依納爵使徒工作的一個要素），我們便要隨時待命去犧牲我們自我自主的一些事和喜好。我們也能確信這是在任何民主的國家、服務組織或任何商業機構的同一原則。當然，此處唯一不同的是信德的層面：我們深信這是向天主自由地、徹底地交付我們的全部自由。因此，我的服從不只是一個有效率或實際性的事。它的著重點不是團體（教會）或其領導（無論他們如何有智慧和有效率），而是天主聖神「因為我們相信，在我等主基督和他的教會之間，常是同一的聖神治理我們，引導我們獲得救恩。因為頒布十



誠及管理指導慈母教會的，是同一的聖神和主耶穌。」

我們是向天主交付我們的自由和判斷。如果我忘記這一具有決定性的關鍵事實，則會導致信德的真正危機。依納爵在《會憲》裡非常清楚地在一友善、具體的脈絡裡指明了這一點。他說，「誰去廚房服務或幫助廚師，在屬於他的事上，當謙心聽他的指揮。倘不能完全聽命廚師，看來也未必服從任何長上；因為真正的服從不管服從的是什麼人，當看為誰而服從；倘若只為造物主我們的主服從，便是服從萬有之王。為此絕不看他是廚師或院長，出命的是後者或前者；所以服從的不是他們也不為他們，乃是為我們的主天主而服從，所服從的也只是天主」（《耶穌會會憲》〈普通考問〉第八十九條二十九項）。

在枯井裡分辨

我們在上一節的要點——服從是與祈禱的黑夜相關的市場。在這兩種情形下我們「只藉著信德注視」，特別是當我們成熟並且學習在枯井裡悠哉遊哉、怡然自得地生活時。我們只是邏輯性地去期待和想像在黑夜裡



的持之以恆似乎比服從更加容易，即使我們清楚地明白我們是服從天主而不是人。我常常回想當我尚是一個年輕會士時的一種流行說法。那些年長的會士常常小心翼翼地提醒我們，當你年輕時，貞潔是一個非常困難和具有較大挑戰的聖願；但隨著年齡的增加，服從則會變得更加困難。在我的年輕時代，我無法想像這竟然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即，貞潔明顯地是最困難的聖願，而且看起來好像要伴我一生！無論服從有多大挑戰，我無法想像它會比貞潔的挑戰更大。

我現在即使已將跨入耳順之年，似乎比往日更多一些智慧。貞潔仍然是一個挑戰。但是一個確定的健康的現實理念緩和了這一挑戰。我已經更好地學會了怎樣面對我的自然本性。在我使徒服務的這些年，也讓我清楚地了解到，婚姻，即使是一個成熟、豐富、良好的婚姻，也會如獨身貞潔一般具有不同的挑戰。此外，當我的晚年愈來愈近時，我發現自己在玩笑般地對天主說：天主，讓任何女士現在來同我結婚吧！而恰恰相反的是，服從竟然遠比昔日更加困難。當我尚是年輕會士時，我不知道為何長上們作出他們的決定。為何我準備了數年即將去日本傳教時卻突然被派到菲律賓來？我不知道為什麼？也沒有人告訴我。但即使從最壞的角度來看，這



只是一個小問題，因為我相信我的長上們（遠比我更有經驗和智慧）比我更了解周遭的環境。現在我至少比我在三十五歲時更老更有智慧。我目前的省會長及院長差不多比我年輕十五歲。我也知道因著他們不同的人格特徵以及自身特別的盲點，他們也是軟弱和有缺陷的人。甚至現在在一些領域我知道他們對一些問題的了解和知識並未比我懂得多。雖然我仍然容易去服從他們所做出的並未直接和立即觸及我自己生活層面的，我並不了解「全部的事實」。但是當所涉及的問題觸及我自己的權限範圍時（包括我自己，我現在對自己的了解更多），服從則成了最困難及最有挑戰性的問題。

這便是為何我現在能夠更欣賞依納爵所強調的我們所服從的乃是上帝。我應當經歷類似的黑暗——一個我服從動機的真正精華。人的本性會自然地反抗抵觸，正如它在祈禱的黑夜裡所作的一樣，因而我也應當去學習在教會及修會長上的決定裡更加以上主的聖意為中心。十字若望所說的對天主及其工作的「愛的專注」同樣適合於我生命的市場領域。當然，這需要更深和堅實的信德。無法否認的事，在過去二十年來有許多時候我並不了解天主在做什麼，或者即使看到做出的決定和政策的實施都是祂所



做的時也無從了解。感謝天主，所幸這一切都是小事。十字若望也告訴我們，在黑夜裡有柔和安慰和光明的綠洲（《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第五節；第二篇，第十九章，第三—四節）。同樣在我們的使徒工作中也有許多耀眼的光芒和愉快的時光。但是黑夜的時間並不是最具挑戰性的；它們同時也是真正潔淨和轉化的最豐富階段和美好的時光。

從另一角度來看，服從也變得更有挑戰性及更加轉化。如果我服從的只是天主，那麼我不能只是盲目地跟隨任何人並視之為天主的旨意。我曾在《麥田裡的稗子》（*Weeds Among the Wheat*）一書說過，權力可以給予教會或團體一個總的指南和方向。但也如聖多瑪斯多年前所說的，它不能把所有的「i」加長而變成「t」。服從可以派遣我來作菲律賓賓聖若瑟大修院的神師，但是它不能詳盡地說明我怎樣同我指導的不同個性特徵和背景的修士們接觸。這時分辨就顯得十分重要。我應該去分辨什麼時候是正確的時間去面對和挑戰他，什麼時候該溫和地鼓勵、支援他。我應當幫助他去發現他自己的慷慨並尊重他的自由和選擇。

令人注意的是，藉著他對使徒工作中服從的特別強調，依納爵也因其對分辨的教導而留名。神操的指導者不僅是，或甚至主要是，一個權威形



象。

「講授神操者，不當推動奉行神操者傾向貧窮或發某種誓願，認為比做相反的事更好；也不要勸他謀求某種地位或採取某種生活方式……為此講授神操者，不可偏重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但該像天秤一樣中立而不偏倚，聽讓造物主同受造物，受造物同他的造物主天主直接去處理」（一五條）。

依納爵也談到，在避靜之外，也許可以合理地去建議或制定一個確切的選擇。但是避靜為避靜者是一個特殊寶貴的恩典時期和一個直接去分辨上主對他的旨意和計畫的理想環境。講授神操者（導師）的責任是去做一名共同的分辨者，一個對避靜者經歷天主及對他／她呼叫的聆聽者和解釋者。因此，雖然權威為追隨天主在我們生活中的旨意提供了總的指南，但指導與分辨更關注個人投身的具體和本質層面。兩者都是必須的：前者，因為我們在天主前是一個團體，因為我們愛慕和事奉祂如同一個身體的肢體——教會；而後者，因為我們每一個人是在一種獨特的愛的關係中，



個人對祂的投身。事實上，在我們生活中，市場黑夜的一個重要層面是在於平衡團體和個人的召叫，對合理的、人的權威的服從及分辨的張力。普通來說，我們很容易顧此失彼。但是真正的成長和成熟只來自於涉及到在我們生活中將這兩點保持在一個活力平衡的生活與張力上。而這需要我們藉著在權威與在個人召叫兩方面工作的上主具有堅定的信德和真正愛的專注。

儘管如此，很幸運的是，在此狀態下（與在祈禱中一樣）我們仍然可以在枯井裡坦然在家，學會悠哉遊哉。正如我們能學習在祈禱的黑夜裡心懷平安和怡樂，我們也能在我們活躍的生活中與天主的隱晦不明的召叫平安相處。在《麥田裡的稗子》第九章中我反省了什麼是成熟的分辨。以正式的程序逐步地分辨（即依納爵所說的對我們神慰和神枯一步一步評估）讓位於以愛的習慣分辨。這一點也類似於一對擁有美好婚姻並一起相濡以沫多年的夫妻。在起初他們不懂得如何去讀懂對方的感覺和願望。生活的旅途中會出現許多誤解。他們需要向對方「敞開心扉、開誠佈公地坦白說話」，去告訴對方他／她真正的感覺和所要表達的意思是什麼。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美好的婚姻慢慢發展出、一切盡在不言中的「第六感」。



這與魔術完全沒有關係。它只是簡單地意味著他們能讀懂記號——即使一個不經意的小小表情與姿勢，一個聲調或眼神——他們以前從未覺察或忽略的，也融合著千般柔情，萬般甜蜜。他們通常甚至並不需要去看記號，無論如何微妙。他們從過去的經驗裡知道自己的另一半喜歡或不喜歡這類或那類東西。一位妻子在經過三十年強迫她的丈夫喜愛防風草或蘿蔔並聆聽他的埋怨後，仍執意這樣做，那她一定是個愚鈍不開竅的妻子！

分辨的習慣也是如此。上主如配偶一般，我們會慢慢地覺察出什麼會令祂歡欣或生厭。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天主的喜好並不與我們經常的想像一致。無論我們走過多少人生歲月，我們將永遠無法完全明白為何天主喜歡祂所選擇的。比如，為何好人遭受痛苦？如果問題中的「好人」並不太親近我們，我們可以為自己找到一個神學範疇的解釋：天主並不渴望痛苦發生；祂只是允許它們發生。但是如果天主是全知全善的，祂為何允許它們發生？也許我們會說（至少我會說），因為祂給了我們自由，在世界所遭受的痛苦是因為我們濫用自由而造成的。如果天主強迫我們去做好人——如果祂經常從我們濫用自由的結果裡插進來保護我們和他人——那麼我們便不再是自由的。如果我們不會自由地去拒絕愛，那



麼我們也不會自由地去愛，去行善工。愛若是真誠的，必須是自由地給予和付出。但這也意味著愛必然也能自由地被拒絕或濫用。

這一推理和理解從過去一些年來便帶給了我許多洞察和內在的平安。然而，正如上文所說的，如果我個人並不認識受苦者本人，也許這種說法的效果會更好。如果問題的主角是我從未謀面的蘇丹和衣索比亞的難民，我的心情或許會好過些，也會更平安些。如果受苦的是我的家庭，我自己的修院團體或我所鍾愛的和一起工作的菲律賓人民，則更不需要太多的說服力來形容我的感受。這就是說，我的大腦仍然被同一的辯論說服，但是我的心靈更傾向於叛逆。在此真正帶給我一個黑暗的平安是我對上主的經驗。祂從過去（我的過去）便一直忠信。祂從起初便一直直接地在我歪斜的線條上書寫描繪。對祂如此做了千百次的記憶，遠遠超越了任何邏輯或科學辯論，是我現在和將來信任的基礎。是祂與我接觸會晤並令我深切記憶的歷史說服我。「而且我們也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的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羅八28）。



一切都在天主手中

因此，在黑夜裡，我們的確可能可以學習悠然自得、喜樂地生活，不僅僅是在祈禱裡，同時也在我們活躍的「市場」生活裡。兩種黑夜都是維繫我們與上主合一的轉化和淨化過程的一部分。然而，正如十字若望所指出的，在祈禱的黑暗裡會涉及到主動與被動的黑暗。同樣，我們服務生命的黑暗淨化主要是天主的工作（被動的黑暗），但也需要我們的配合（主動的黑暗）。在使徒工作生活中，同樣有許多人進入了黑夜，但只有少數人能持之以恆到最後。我們早年的理想被失望、缺乏他人欣賞、被我們自己及我們服務對象的人性脆弱經驗的烏雲遮蓋。正如中年危機幾乎是每一個婚姻生活的一部分，「缺乏活力」（burnout）也是使徒工作使命中的一個普遍現象。

當這些危機出現時，我們昔日的慷慨精神被痛苦地考驗著、鞭打著。在神枯的時候失掉我們的勇氣及放棄所有一切的誘惑在此時非常強烈和明顯。大多數上主的門徒們並沒有完全放棄。但是，就像十字若望所說的祈



禱者一樣，他們將自己安置在一個溫暖舒適的小窩。他們為自己營造一座居於其中生活和服務，並不被外在的環境和他人或他們自己的軟弱所打擾的理想處所。就如依納爵所說的「第二等人」——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為何在第二週默想三種人是如此重要——他們與上主討價還價：他們給上主一些東西，但不是祂所願望的。他們也服務上主，但局限於他們受自己怯懦所指定的對愛和服務的宣揚。這是否就完全沒有任何價值？那倒也未必。在此也有一種對上主真誠的愛，祂將會因為他們力所能及而努力而必然地祝福他們。但是考慮到一些可能的結果，這也是一個令人並不樂觀的處境。正如我在《井枯之時》第五章指出的，這只是延遲了天主願意在今世實現的轉化直到煉獄的淨化。

十字若望說黑夜即是煉獄，但這應當被理解為一個轉化和淨化而非懲罰的階段。如果我們拒絕去與天主淨化的愛火合作，我們便推遲了與祂完全共融的時間和機會。當我們在生命的盡頭走向祂時，我們會清楚地看到我們曾拒絕的，我們將與聖奧斯定一同說（但因推遲的時間太長我們會有更多的懊悔）「我愛祢實在太晚了，永恆美善的造物主。」此外，在使徒工作的生活裡，我們怯懦的悲劇還有另一層面。它不僅僅是我們沒有愛慕



上主如同祂愛我們一般。我們也未能成為「適合天主之手」的工具。我們為祂工作，但是我們不能做祂的工作，因為我們預先設定了祂在我們內及通過我們所做的界限和範圍。

但對那些不願設立界限，那些願意完全地在市場黑夜裡與上主合作，藉此上主使他們成為祂泛愛眾人的工具的人，這又能說明什麼呢？正是為了這些可愛的靈魂，依納爵和十字若望各自寫下了不朽的《神操》和《攀登加爾默羅山》及《心靈的黑夜》。正是為了他們——你——我也為此而作。我們如何與上主在我們內的淨化合作？總的原則與十字若望給予在黑夜裡的祈禱者是一致的：完全以天主為中心，當天主拿走一切時，我們應該全部放手。我的計畫，我如何更加完美地提供服務，我對他人的期待——所有的這一切不過只是方法。但它們並非只是消極的。而事實上，因為我們蒙召去在救贖的工程裡主動地合作，它們因而是有用而且是不可少的。但是我們不能抓緊它們不放，並對此產生依賴之心。我們對這些方法的支配應當隨時放鬆，這樣上主可以在任何祂所願意的時候改變或消除它們。

依納爵也意識到這種精神自由無法完全在避靜中實現——即使是三



十天的大避靜。在下一章我們將討論他給予我們的同天主合作的一些方法，建基於避靜時有個良好開端。然而，我們在此也注意到依納爵以「獲得愛情的默觀」（聖愛瞻想）來為《神操》畫上一個完美的句號。他也希望這種練習不但成為避靜而且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連結，在此他告訴我們所求的恩寵是：「求天主使我深切明瞭天主賞賜我的諸般恩惠，使我在感激之外，在一切事上愛慕事奉天主」（二二三條）。在避靜以後的平常日子裡，藉著祈求天主造物主的工作，安居其中並通過所有受造物的工作，使他們成為祂美善和聖化的分享者，並不斷尋求去加深我「在一切事上服務和愛慕天主」的投身與奉獻。一個慷慨良好的避靜開端需要日復一日地加深和鞏固。雖然他在《神操》裡集中於必要的「良好開端」，但依納爵也如十字若望一樣，確信在天主內的轉化工作是終生的修持。

在依納爵的晚年，有人問他，如果耶穌會被解散，他需要多長時間才能使內心平安地接受這一現實——在依納爵的時代，當一個與眾不同的、非隱修性質的，且為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在教會裡反常革新的團體興起時，這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依納爵的回答（被他的追隨者所記錄下來）是：「大概只需要十五分鐘。」即使是依納爵所深愛的耶穌會，也只是服



務光榮天主的一個方法和工具而已。事實上，依納爵只需要短短的十五分鐘便會獲得對他所深愛的修會遭到解散的內心平安。我也十分肯定，他後來也曾努力去掙扎使這十五分鐘縮減到更短的時間。因為對他以及對我們大家真正重要的是「我們受造的目的是為光榮天主，救自己的靈魂。所以我無論選擇什麼，常該是為幫助我達到我受造的目的才成」（一六九條）。



第六章

門徒的祈禱

十字若望補充了依納爵

我們已經看到，「獲得愛情的默觀」是依納爵為幫助人們從《神操》的避靜經驗回到我們愛與服務的日常生活所精心安排的一個過渡。正如依納爵在默觀前，在首先要注意的兩件事中所說的：「愛情不在空言，應在事實上表現。」如果不是來自於我們的行動和愛的具體流露，高談闊論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第二件事詳細地說明避靜者對上主奉獻的「行為」層面（以及上主對避靜者的慷慨）：「愛是互相贈予，舉例來說，愛人者把自己所有或其中一部分，贈送給所愛的人；反過來，被愛的人也這樣將自己



有或其中一部分交給愛他的人」(二二二條)。

在上文我們已經談到這一互相贈予是極為關鍵的層面。上主在愛內將自己交付給我們；我們也在愛內將自己奉獻給祂，這並不是僅僅為了祂，而且也為那些祂要求我們去愛的如同祂也愛他們的人——因為祂愛他們。在第四章裡，我們看到了禮物的代價與美麗(當我們的愛與喜歡不相合時)。同樣，我們在第五章也指出，服從，如同愛是藉由行動催生，是我們在使徒工作方面對上主之愛的堅實核心。在此我們需要很大的信德去使我們的視野保持清晰和明亮；即，當我們服從人時，我們深信最終服從的是上主；「因為真正的服從不管服從的是什麼人，當看為誰而服從」(《耶穌會會憲》〈普通考問〉第八十四條第九項)。我們也強調服從的核心之一應當被置放在分辨——或者如依納爵所說的「分辨的愛」的脈絡裡去理解。正是在分辨中我們的祈禱與行動會晤。這是一門在祈禱內發現天主希望我們如何去行動的藝術。分辨的愛是對天主的聖意具有習慣性的敏銳感以及來自於在愛中與祂長期同在的熱願與渴望。

在所有的這些範圍——學習如何去愛如同我們被愛一樣，服從「天主及只為祂的緣故」，以及在發展心靈的敏銳度，即依納爵稱謂的分辨的



愛等方面——我們的成長是一個緩慢，漸進及終生的修持進程。這一進程不可避免地涉及類似十字若望所說的祈禱黑夜的枯井經驗。正如神操第二週的主題默想清楚地表明，依納爵意識到真正門徒的培育和陶成過程是一個真實和嚴密的淨化。選擇基督的陣營和旗幟（貧窮、謙遜和屈辱）即意味著相反我們對「財富、尊榮、驕傲」的自然欲望和傾向。成為第三人，「至於保留財物（即依納爵一萬金元的比喻）或放棄財物，他毫無偏向，所以只有更能多加事奉天主的心，能使他決定保留或放棄財物。」——這一點也與我們人性的自然傾向背道而馳。我們大多數人需要一生的掙扎才能達到無我及昇華的愛的程度。

我在上文已經談到，使徒性淨化的枯井經驗非常類似於十字若望的祈禱黑夜。也許更準確地說，他們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雖然他們的願景不同（在祈禱內的神聖共融和在服務裡意志的共融），但完全以天主及其旨意為中心是十字若望和依納爵教導的核心和精華。在他們兩者的靈修思想中，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為真正的門徒和愛者，無論他／她是一個隱修院裡的默觀生活者，或一個在世界裡的活躍的使徒工作者，他的身分是次要的。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我屬於哪一種，而是為何我是我。所有的一切



都只是「方法」而已。

此外在十字若望和依納爵深度的洞見之間還有一種更接近的相同之處。後者確信祈禱的使徒生活明顯地是他／她使徒性轉化的關鍵方法。這一點看起來有些難以理解，因為神操主要考慮的是為愛的服務生活置放一個好的根基。為此緣故，我長久以來便深信依納爵的教導和指南需要被十字若望所補充。十字若望先假定一個依納爵所說的良好開端，然後繼續告訴我們怎樣建造（毋寧說上主如何建造）這個堅實的基礎。因此，我們也許發現十字若望在如何更加精化一個真誠的依納爵式的成熟使徒性祈禱的洞察方面，是一個很有幫助的指導。在依納爵式的使徒性祈禱中有三個關鍵的要素：心智祈禱、良心省察和避靜。讓我們來看看在每一個不同的範疇裡藉著神操經驗，建造堅實基礎所達到的成熟究竟是何意義。

祈禱：伺候一個沈默的天主

在指導有經驗的祈禱者時，我發現他們對自己的祈禱有千篇一律的重複抱怨。他們常常告訴我，祈禱時常常分心走意。我們已經在第二章中談



到，這些分心可能是一個剛剛開始的祈禱者缺乏深度和經驗的記號，或者是一個更成熟的祈禱者生活裡的一些疏忽。但是如果我們假定此人已經具有良好的基礎和慷慨的精神，那麼我們可以由此得出分心是枯井或黑夜的一個正常記號或常態，雖然有時（或經常）令人困擾和不安。在此方面，大德蘭告訴我們，我們應當學會如何忽略它們，意識到它們只是在我們意識的表面上，而天主卻在「靈魂裡」的更深處工作、會晤我們。在《井枯之時》裡，我曾指出，想像和理解現在像一個在成人晚會上的小孩子。他們不明白大人們現在在做什麼（靈魂與天主）因此他們不斷喧鬧，跳躍著以引起大人們的注意。如果我們愈注意他們，他們的無理要求則會更多。就像是被嬌慣寵壞的孩子，他們知道可以藉著製造一些麻煩來引起我們的注意。大德蘭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建議，不要理它們，如果我們忽略它們，它們會知趣地安靜下來，因為它們得知它們所使用的一貫伎倆已經被揭穿了真相而顯得毫無作用。

在給那些避靜者或被輔導者提出這一忠告時，也令我常常憶起我自己的童年時代。我的母親是一個充滿慈愛但非常嚴厲的訓練者。我們擁有一個快樂的家庭生活，家庭是我們生活的中心和甜蜜港灣。但是母親有兩個



孩子需要在衣食住行方面得到培養和照顧，我和弟弟是家裡僅有的男孩，如同其他正常的男孩一樣，我們的童年生活充滿了頑皮搗蛋。當玩得太過分或事情無法控制時，懲罰會毫不留情地急速而來。我感到不解的是，我從未聽我母親說，「等你們的父親回來再收拾你們兩個傢伙！」但不少時候，朋友和親人們告訴我，「你的母親是我們所知道的，最安靜穩重和有修養的女士。她從不發怒生氣。」我常常在想他們是否在談論我所知道的同一個女人。儘管如此，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意識到這一切都是事實。當我們在公共場合時，她保持著很深的沈靜（是人能做到的極限），似乎對我們的調皮行為充耳不聞，視若無睹。但是她有如電腦般的記憶。發生的每一件事都被她清楚地儲存進去，當我們興高采烈、蹦蹦跳跳地一踏進家門，秋後算賬的時間也到了，而此時我和弟弟早已將我們調皮搗蛋的魯莽行為遺忘在天涯海角的九霄雲外。

這是一個可以幫助我們應當如何處理在祈禱中分心的想像和理解的方法的完美比喻。當在祈禱時，最好是去忽略它們。否則我們將摧毀我們的祈禱（大人之間的交流），並且因著對小孩太多的留意而寵壞它們。但是如果它們特別執意地強求或令人討厭，那麼在祈禱之外教訓它們。我們可



以藉著一些適宜的懲罰或克苦的方法——比如不讓自己陶醉或留戀於正常的休閒娛樂中——讓它們也為影響自己的祈禱時間嘗一點苦頭或付出一些代價。它們會慢慢地學會如何更好地約束規範自己。分心常常會來回不斷地漂浮（因為我們的想像一直在活動，即使在睡覺時我們的大腦也從未休息）但是它們不會堅持太久。當我們在上主前與主神交密談時，我們更容易忽略它們。

當然，無可否認的是，那些一直臨在，來回漂浮的分心仍然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一個接著一個沒有任何邏輯性和連貫性。正如我說到，只要想像仍然活著和不斷地活動，它們就不可能被完全清除。我們當然不希望我們的想像消失，而只能去馴服它，疏導它。大德蘭也在《靈心城堡》（第四層）「收斂心神的祈禱」中談到，上主在其中把所有的官能帶入寂靜的狀態，並使祈禱者能夠完全以祂為中心。但是這是一份超性的禮物。即使當天主賜予時，祂只能偶然地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賜予。通常分心猶如「配音」一般在幕後支撐著，我們需要同上主合作，並藉著訓練我們自己去忽略它們的存在。這是十字若望真正的心神和感性的主動黑夜：我們與被動黑夜的合作，上主由此馴服和淨化我們的官能。



實在弔詭的是，最容易導致真誠的祈禱者（對我也是如此）驚恐不安的這種分心竟然也在彌撒聖祭中發生，甚至在祝聖聖體聖血和領聖體時。我們皆以為，我們應當收斂心神，完全集中，至少在我們的生命與上主一起的這一高峰時刻。曾經，我們在感恩祭中充滿了熱誠、敬意和愛。然而，現在並不比我們平常祈禱時候的分心遜色。甚至在感恩祭裡，我們好似也被要求從枯井裡汲水。這委實是一個令人困惑和不解的經驗。我可以告訴一種清涼劑似的安慰是——（清涼但會產生溫暖治療的效果）如果我們銘記在心——這是在枯井中非常正常的祈禱經驗。即使在感恩祭中出現分心，我們必須學習「放手，讓天主來。」即使在此時我們應當把我們所期待應該發生及我們應該感覺的一切，完全置之腦後。

一個我非常喜歡的故事或許可以作為上主沈默的隱喻。一對年輕夫婦只有一個六歲大的男孩。他長得非常健康活潑、伶俐可愛。但是他從未開口說過一句話。他的父母帶著他看遍了天下名醫專家：專業輔導、心理學家、演講治療師等。小孩無論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完全沒有問題。但是他就是從不開口說一句話。直到有一天晚上家人坐在一起共進晚餐時，小孩脫口而出：「馬鈴薯是冷的！」他的父母聽到此話後驚訝得目瞪口呆，張



口半天說不出話來，之後顯得欣喜若狂。母親用她的雙手緊緊抱住小孩大呼道：「我的兒子，你終於可以說話了！」然後，等到事情平靜下來後，父親問小男孩：「但是你為什麼現在才說話？如果你能夠說話，為什麼你以前從未說過一句話呢？」小男孩頑皮地回答說：「到現在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正常的嗎？」

天主就如同那名小男孩。我們應當去適應並學習與天主的沈默共處，並堅信當祂有任何事情需要說時，祂會告訴我們。從一個更深的幅度裡我們甚至可以與大德蘭的觀點產生共鳴：天主並不是真正地寂靜沈默，而是我們的耳朵沒有聽到祂的呼聲和傾訴。祂在厄里亞的故事中「以輕微的細語和聲音」說話（列上十九12），而我們的耳朵卻缺乏敏感去仔細聆聽。比如，上主在感恩祭中向我們說話（但是現在是以一種更深沈和靜謐的方式）卻被我們自己的想像和思想的表面喧鬧所淹沒。雖然如此，我們仍然可以說上主是沈默的。我們聽不到的聲音。當我們的心靈準備妥當時，我們才能聽得見祂說話的聲音。但與此同時，我們應當全心信賴這種令人索然無味和困惑的乾枯卻是真正成長的記號：一個祂從更深層次向我們說話的明顯記號，而過去讓我們喜悅的表面神慰已經不再中悅我們。至少就某



種意義而言，「到現在每一件事不都是正常的嗎？」

另外一種應該注意的是有關在祈禱時我們分心的使徒性層面的意義。

有時候它們並非是真的分心。即，它們並不是我們對天主說話的一部分，但也許它們顯示出祂願意同我們交談或者使我們更加認識祂；即使是初期祈禱者也應當去學習上主並沒有被他們的主題或話題所說服。他們也許計畫使用當日的福音去做默想；但是祈禱是一種對話，而非個人在舞臺上的獨白。當我尚是個耶穌會初學修士時，我們在培育過程中經常會在晚飯後三人一組一邊散步一邊聊天，但我們每一位都被要求提前準備他要交談的話題或內容。結果當然是一些非常零亂，漫無邊際甚至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交流和聊天。每一位初學生有他自己計畫好的話題。往往發生的滑稽之事是，我們每個人都在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高談闊論但沒有人聆聽他人！我們不願意注意我們在祈禱中應當發生的渴望，我們不願意被祂所驚訝。

這一點在使徒性的祈禱裡尤其真實。我們的「分心」將常常與我們活躍生活的要求連在一起。它們也許不是分心，而是來自於祂關於我們選擇和行動的啟迪。我們需要去學習的是怎樣區別與上主談論及與我們自己談



論的迥異。如果我只致力於與我自己討論我的問題和關心的對象——如果上主已經被遺忘——那麼這些關心才是真正的分心。但是如果我把這一切帶給上主並和祂一起面對這一切——學習去給予祂足夠的時間來回應（如果祂願意）——那麼它們便不僅僅是無關緊要的，而是我們會晤上主的本質工具。這便是為何我（個人地）尚未發現在我的祈禱內企圖刻意去「阻礙」分心有何幫助。而恰恰相反的是，在過去一些年來，我學習到，將我所有的關心或擔憂呈現出來而開始的祈禱會取得更佳效果，同時也將它們帶進我的祈禱裡然後再交付給上主。我由此獲得輕鬆的釋放。

「上主，這些是我今天來到祂臺前所關心的一切，祢看著辦吧。如果祢願意就這一切向我說話，那當然很好。如果不願意，則讓它們離開。」至少對我來說，這一點遠比掙扎著將它們放置一旁更有效。通常它們會逐漸從我們的意識中消失。如果沒有，那也許是上主的旨意。

那麼，作為一名好的門徒，我們所要的是每天有半個小時真正的「聆聽」祈禱。即，給予上主三十分鐘的時間去做祂願望的。依納爵不認為在使徒工作的生活中需要更長的時間，因為我的工作（一種看似濫用但卻適宜的表達觀點）應當是我的祈禱。隱修院的默觀生活，就其聖召的特殊



性，通常會有較長的時間正式祈禱。依納爵也規定尚在接受培育的年輕會士們需要較長的時間祈禱，因為他們（如同年輕人的求愛階段）仍然在為一個愛的生活奠定一個堅實的基礎。但是為成熟的門徒來說，每天三十分鐘應當足有餘；如果我們不希望它迷失在我們生活的表面。因為重要的是我們給予上主的是時間的質量而非數量；它應當是一個真正聆聽的祈禱，一段回到我們生命源流的中心並讓我們全部的生命和使命進入這一神聖的時刻。我們的日常忠信象徵並使我們所意識到的（成為真實的）確信：我們唯一的目的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靈魂的得救，所有的一切不過是個方法而已。

省察：一隻手的兩面

依納爵式祈禱練習的特徵之一是良心省察。當然，這並非是依納爵的原創，因為它早已植根於沙漠時代和隱修的靈修生活。但是依納爵，在《神操》的前半部分（二二—四四條）為一個「特別」（我們希圖去推進或改正一些特別的要點）和一個「總」的良心省察給予了詳細的說明和計



畫。雖然他很明顯地（一八一—一九條）建議這個計畫特別是為靈修生活的入門者，我們也知道他視其為不可多得的圭臬。即使在他的生活中，他自己也在日復一日地練習，並將此推薦給他所有的耶穌會神子們。

在《向天主開放》（*Opening to God*）的第五章，我討論了，即使為我們今天的入門祈禱者來說，省察的價值和意義也宛如一個淨化的方法。我也推薦喬治·阿斯布仁勒（George Aschenbrenner S.J.）及其他人所建議的適應現代稱呼的「意識省察」。那麼依納爵所堅持的它所保存在任何成熟使徒工作靈修的部分是什麼？尤其是，當我們在我們的祈禱裡從枯井中汲水時，省察的角色又是什麼？我們還可以再使用依納爵在《神操》裡詳細建議的方法與步驟嗎？抑或它必須適應枯井或黑夜？按照我自己的經驗，我認為一些適度的調適是可行而且是必要的。但是為了明白我們為何及應當怎樣適應這個極富特色的依納爵式練習，我們該首先回顧依納爵對此教導的真正目的。

如同十字若望的教導一般，《神操》的一個基本洞見是天主的認識和自我的認識結合在一起。在《神操》第一週我們尋求認識自我的恩寵：猶如天主認識我一般去認識和經驗自我。這是真理使我們獲得自由的第一部



分。對依納爵而言，省察在進程中明顯地是重要的橋樑和工具，藉此我尋求這一雖充滿痛苦但自由的自我認識。我們在《與上主一同度假》中已經談過神操第二週，在此週中，我們尋求在耶穌內去認識、去渴慕並追隨天主，這也是神操的中心。「凝視主耶穌」是避靜的真正目標，但是只有當我們空虛掉自我和我們的錯覺後，我們才能讓基督充溢我們的生命。因此，雖然我們說神操第二週是最重要的，是整個核心，我們也可以說第一週才是最關鍵的：如果第一週獲得豐富的果實，那麼避靜的其餘部分則會平緩地、自動地跟隨。第一週通常而言也是最困難的。誠實的面對自我遠比默觀福音裡的耶穌更令人不快並深感累贅。

同樣，我們不可能在今世的生命旅程中完全認識我們自己的真實面目。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現在遠比我年輕的時候更加了解自己。但是知道得愈多，我對自己愈感神祕。這有如聖保祿在《羅馬人書》中的哀嘆：「因為我不明白我做的是什麼；我所願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而去作」（羅七15）。因此，誠實的自我認識的目標並不是在每一個良好的避靜中便會清楚地意識到。如果避靜者具有慷慨和開放的精神，他們將會誠實地面對這一切，以及上主在他們目前的生活中的旨意和安排。他



們將獲得目前必要的自我認識並以此在第二週使天主的話成為他們的基礎。但這不過是冰山之一角。當祂繼續通過他們的生活向他們啟示自己時，祂耀眼的光明將照亮他們自我更深更黑的幽暗處。這是由於依納爵看到這一進程是循序漸進的，並將伴隨一生，他認為只要我們生命不止，省察便是我們靈修的一個重要特徵。良心省察日復一日的練習不是一個重複的機械式、習慣性的活動。我們關注的重點不是簡單地讓我自己每天來衡量對照一些沒有改變的罪和責任的清單。更確切地說，每日的省察是一個在自我認識和對上主在我內工作的方式具有敏感性的成長行進過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本質而言，它是一種在分辨誰的目標是一個永遠更大的愛的練習。

在了解依納爵式的省察之後，也許比較清楚的是當我們在祈禱內成熟時，我們自己所練習的方式也將必然地改變。正如默想的具體步驟和操練以及依納爵式的默觀在我們的祈禱裡要讓步於一個更大的感受性和被動性，因此省察也會變得更加簡單、明瞭、簡潔，而在聆聽上主方面有更多的練習，正如祂向我們啟示我們真正是誰一樣。在嘉爾默羅會的靈修觀念裡，省察也將變得更加「默觀」。隨著歲月的無情流逝，我們會對自己更



加了解。我們會逐漸了解自己在什麼方面還有待加強和提高，在哪方面容易跌倒。我們更加「直覺地」（本能地）知道在我們內什麼更能中悅天主，什麼會令祂不快。我們完全不需要一個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或對誠命詳細的研析而去使我們的缺失放大，或去看上主在何時何處以更大的慷慨召叫我們。

依納爵本人在他的生命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忠實地實行省察。當然，一部分是由於個性問題；他是一個凡事講究系統方法的人。但是我肯定地感覺到，我在上文中提及的簡化也一定在他的日記裡流露。無論他使用的是何種程式，省察會變得更加單純簡化、更加直覺、更加默觀。我也發現，雖然我也是一個喜好講究系統方法的人，省察和我正式的祈禱易於融和為一個單獨的經驗。即，認識天主和認識自我愈來愈像一隻手的兩面——手背和手心。在認識天主的漫長旅途中，我將必然地更加認識自己。我愈與祂的明亮燈光相合，則愈會看輕我自身的幽暗。

這一點與我所稱謂的「撰寫第五部福音」的觀點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們過去習慣於使用四部福音——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在祈禱裡去發現第一批門徒們心目中的耶穌基督是誰。我們通過門徒們的眼光去



認識、了解和愛慕祂。而這時省察是作為另一種練習，將焦點集中在我們自己和耶穌在我們生活中的工作。它使我們的福音默觀和天主召叫我們的具體經驗結合在一起。因此在耶穌基督內對天主的認識（如果它是在一個真正豐富的好的工作裡，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被誠實的自我認識所補足。然而我們的祈禱會慢慢地不再如從前那樣常常反省瑪爾谷或路加的福音內容，而更注重此刻與上主的獨自會晤。祂好像在問我們：「你們說我是誰？」（瑪一六15）我們不再簡單地重複瑪爾谷的回答。他對耶穌的經驗，與若望會晤耶穌一樣，成為獨特的和個人的。因此我會晤耶穌的經驗也必須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一點上，四部福音不再如往昔一般只是認識歷史中的耶穌的知識渠道，而更是增加我愛慕祂的媒介。我也很高興常常聽到那些愛慕耶穌的人談論祂，因為這同時也激起了我自己的豐富記憶並觸動我的心靈。我現在必須在我自己的祈禱和生活裡「撰寫第五部福音」，我必須自己親自來回答耶穌的問題：「你說我是誰？」

因此，我深信，在成熟祈禱者的生活裡，正式祈禱和省察會融合成一個單獨的活動。我們所撰寫的第五部福音是我們對上主為我們是誰——以及我們為祂是誰的回答。按照我們自己具體的特殊性，祂愛我們的方式



也是個人性的。逾越奧蹟不只是一個歷史事實。它就是我們的歷史：上主愛我們一直到死，以及祂在我們生命中戰勝死亡的故事。與此同時，省察因而也成了一個更默觀的行動。也就是說，焦點是上主為祈禱者啟示我們真正是誰——祂所見的「我們的罪污」——以及祂轉化的工作。當然我們必須與祂密切合作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主動的夜晚必須與被動的夜晚相輔相成，合而為一。我們是舞伴；而上主是舞蹈的主。即便我們在自我認識內的成長是禮物、是啟示。但是是上主使我們成為與祂「結合的工具」，一個祂願意藉著使我們成為得心應手的工具好來實現祂的計畫。為此，省察和祈禱是一隻手的兩面。

避靜：在黑夜裡觀看

在培育靈修生活的傳統中，我認為有三種練習密切相連：省察、月退省和年度避靜。更恰當地說，它們在開始祈禱者的生活裡組成一個中心循環樞紐。中心是由於它們都有相同的聚焦：對上主在我內工作的敏感性的提升，向我啟示我自己（祂自己）以及使自己成為上主得心應手的工具。



在省察中我默想祂如何在剛過去的一天將祂啟示給我。但是為上主來說，我全部的生命是一個合一、是一個獨立的培育和轉化的故事。從祂的角度來看，每一天的生活不是一件件孤立的事件而是更寬廣圖書的一部分。我們往往容易陷入見樹不見林的短視。正如祂經常說，我們喜歡去看刺繡的一根一根的細線而忘記了整體美麗的畫面。我們從刺繡的後面觀看，但看到的只是線和各種色彩的凌亂混合和晦暗的陰影，甚至有些醜陋。只有上主才能引導我們從正面觀看，在那裡明亮與黯淡的色彩與柔和的線條融合在一起，勾畫出一幅美麗迷人的圖像，並默默地傾訴著一個獨特的故事。

月退省和年度避靜幫助我們去矯正我們心靈的短視與淺見。在月退省中我們希圖去將三十天融合為一個整體，去發現在剛剛過去的三十天裡上主在我們內工作的一致性。三十天中有一些令人開心的日子，也有令人厭煩和頹喪的時候。在陰雲密雨之中上主的豔陽星辰仍然散發出光芒和令人愜意的溫暖，亮麗的線條與黯淡的線條藉著絢麗繽紛的款款色彩共同襯托著美麗的圖案。但它們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組成上主正在編織的刺繡中的微小一縷？在月退省中我們祈求獲得更多的恩寵，更清楚地認識上主所展示的「美麗的東西」。「耶穌回答說：我所做的，你現在還不明白，但以



後你會明白」（若一三7）。在安排我所工作的聖若瑟修院的月退省中，我們邀請不同的演講者，並要求他們討論一些有關修士司鐸培育的特別主題。這一點非常有幫助，因為討論的主題涉及到這些未來司鐸們生活的各種重要層面（比如：貞潔、社會關懷、堅實的神學基礎、司鐸之間的弟兄友誼等）。但是我常常告訴他們，無論演講者是誰，或主題是什麼，月退省的真正目的是相同的：去分辨上主怎樣在過去一個月來在他們的生活裡工作，以及他們如何敏感地回應了祂愛的召叫。

同樣，年度避靜，三個中心循環的最後一環，是藉由上主的眼光去回顧這一年所走過的風雨歷程。沒有任何完全相同的避靜，因為我們不可能與去年的我完全相同。我們第五部福音的一個新篇章應該由此誕生了。如果我們的靈修生命充滿活力和動力，我們對祂所提出的問題的回答「你們說我是誰？」將不可能與去年的回答完全雷同。從祂神聖的視野來瞻望，所有過去的這些年無非是一個故事——一個祂終生摯愛和召叫我們的故事的不同篇章。（至少在我的經驗中）只有當我與我自己的生命中的一些事件保持適度的距離時，我才能更明白其中的神聖奧義。為了逐漸地、清楚、明白、真真切切地看清我的生命本質與真相——一如上主洞察一般，



我應當具有耐心、信任、聆聽的態度——簡而言之，我應當是一個好的「默觀者」。不過，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上主所賜予的恩寵和啟示。

正如上面的評論清楚地指出，在枯井裡的成熟祈禱者將經驗到與開始祈禱者完全不同的避靜成效。就如同省察和月退省，隨著時間的流逝，避靜將會成為一個更「被動」、更默觀的經驗。有一則故事曾說到，當依納爵得知有一些會士（以及其他入）在重複奉行神操——（我們年度避靜習慣的開始）——他對此進展頗為高興。但是他也堅持，在此種情況下，他們應當按照當前的實際需要來適度調整神操內容和規程。他們需要去選擇一些確定的主題，或集中於他們目前靈修旅程狀態的恩寵。依納爵並不十分贊同避靜導師不論避靜者本人的祈禱習慣方式如何，仍然要求避靜者應當完全「按照神操的內容和模式」來做。正如他在《神操》的開端便清楚地指出：「神操這個名詞，是指任何省察、默想、默觀、口禱、心禱以及下面要說的其他靈修神工。就如散步、走路、跑步都是體操；同樣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以便調整自己的生活，拯救靈魂，便都叫『神操』」（第一條）。當我們的祈禱已經進入黑夜或枯井時，應當使用什麼「方法」才是適合的呢？首先，正如我常常與我所帶領



的避靜者們所分享的（也應當提醒自己），我們應當期待我們的避靜祈禱基本上仍按照我們日常祈禱的同一模式。如果我們的日常祈禱常常充滿乾枯和黑暗，那麼我們的避靜也極有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上主可以使我們備感驚訝，但是除非而且直到祂這麼作，否則我們應當繼續耐心地按照我們祈禱的習慣經驗進行。我發現避靜是一段極其珍貴的時間——真的是「一年中無比美好和喜悅的時光」——不只是因為每一件事都顯得異乎尋常或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情會發生，而是因為我完全自由地對天主及其在我內的工作充滿深情的「愛的專注」。但這也意味著分心，有時候紛擾和痛苦也會隨之出現。但是避靜會更深地引領我進入我生命的最中心以及我生命存在和勞作的終極理由。日常生活中的焦慮和困惑有時會疊在一起，正如成功和喜悅融合在一起一般。除了天主及其旨意外，其餘的一切皆如過眼雲煙隨風飄逝。即使我自己的罪過和缺失（十字若望曾提及，罪過和缺失是虔誠熱心的靈魂奉獻給天主的最後一件禮物）也被祂溫柔慈愛擁抱的黑洞所淹沒。如果它要困擾我，那麼同樣也要困擾上主——這樣才顯得公平合理。

我常常認為，枯井祈禱猶如「在黑暗中注視」。我過去一直以為對我



的真正意義是「在黑暗中凝望天主」，並因而導致我的雙眼乾澀緊張和頭痛。然而，我後來發現對我來說更適宜的隱喻是「注視黑暗」——不是緊張地去看有什麼（或是誰）在那兒，而是只是靜靜地、赤子童心般單純穩固地以及毫不畏縮地凝視黑暗自身。因為我們的信德確信，正如十字若望所說的，黑夜是靜觀，缺席反而是真正的完全臨在，我的另一堅定希望和信念是，有朝一日，當我的雙眼和心靈已經調整好去適應它時，黑夜將顯示出自己就是真光。但是我想到那時，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世界！我現在不需要勉強去做。我可以安享平安與寧靜，在此時此刻單純地「注視」黑暗，堅信我愈如此，祂會更自由地使我堪當祂的愛並成為祂的無上光榮。正如第四世紀的執事聖愛弗里蒙（St. Ephrem），敘利亞教會的詩人、神祕家和使徒，在其著作《對觀福音的註釋》（摘自常年期第六主日「基督徒的祈禱」）說到：「因此，讓甘泉（天主的話）來滋潤你乾渴的心靈，不是你去為甘泉解渴。」甘泉是無窮無盡的永生源泉，我們即使終生汲取也永不會枯竭。當我們意識到這點的時候，我們可以在枯井裡坦然在家、怡然自得、悠哉遊哉，因為我們相信乾枯的時刻（無論多久）只是永恆時光隧道的短暫一瞬。



結語

上主，請祢收納

在枯井裡門徒的祈禱本質上是「放手，讓天主來」。天主愈來愈接替我們轉化的工作。剛開始時，我們大多數的人都會感到驚恐而顯得無所適從，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駕馭掌管自己的生活。此外，因為大多數的門徒們，無論獨身或結婚，都願意做曼德而非瑪利亞，因為為他們而言，成為上主無邊無際波瀾壯闊海洋裡的漂浮者會具有特別的困難、冒險和挑戰。我們在《井枯之時》第二部分討論過這一挑戰，並盡量解釋產生的因素以及如何去應付。在本書中，作為《井》的一個續集，我已經指出我們完全可以越過茫茫海洋中最初的一片焦慮和挑戰。我們可以在黑夜和乾枯中坦然在家，怡然自得。更進一步說，我們可以去學習在上主無邊無際的蔚藍



大海中任其漂浮，可能在今世並不能完美，但我們能平安恬靜地安居其中，並從枯井汲水。

在最後一章我們探討了為一個門徒內在生命，傳統依納爵神操的放手和漂浮的涵義：「心智」祈禱、省察和年度避靜。那麼依納爵又是如何看待在行動中的成熟默觀者的理想程度呢？我認為他已經在《神操》末尾的祈禱裡非常優美地為我們表達了。我們在上文曾提到，最後的操練——構成從避靜到日常生活的過渡，是他所說的「獲得愛情的默觀」（聖愛瞻想）。從中他告訴我們四點需要特別留意的：第一端，造生救贖及我個人所受的恩寵。第二端，仔細思想天主怎樣居住在一切造物之中……是天主在我內……甚至使我作祂的宮殿；第三端，想天主怎樣在世上的一切造物中為我辛勞操作；第四端，再看一切美善一切恩惠都來自於天主。比如我有限的力量，來自天主至高無上的力量；同樣，一切正義，善良，憐憫，仁慈等，都像光線來自太陽，水流來自源泉……（二三四—二三七條）

在每一端，在回想天主的慷慨大方後，依納爵祈求到「我今返心自問：從我這方面，按理智和正義的要求，應該獻給天主什麼，自然是將我



所有的一切，連同我自己一同獻上了」（二三四條）。愛包含著相互交換禮物。因為上主已經賜給了我一切，包括祂的生命和美麗的創化大自然，而對祂唯一中肯適宜的回應是奉獻我們的所有所是。為那些真正豐富地體驗到神操恩寵的人來說，沒有任何可與之相比的。依納爵以他著名的祈禱來為這四端畫上完美的句號：

上主，請你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皆祢所賜，我願完全奉還給祢，任憑祢隨意安排。只將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我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

這端禱文之美自不言說，但它有時仍然十分令人恐懼，尤其是為年輕的避靜者。假如上主真的收去了我的記憶，那我該怎麼辦呢？這是一個正常的反應，至少在我們未能真正地十分了解我們的天主之前。如果我們未能肯定祂要怎麼做，那麼將每一件事情完全交付給祂確實會冒很大的風險。但是當我更加了解祂時，我意識到祂遠比自己更愛我何止千倍，我的



生命（我的記憶、理解和意志）在祂手中遠比在我手中更加安全可靠。認識到這一切之後，我意識到真正的危險是企圖去保持我對自己生命的把持、控制和掌管，而不願向天主放手。

我深信，這一意識是祈禱者和行動中的默觀者最確定的成熟記號。雖然一些自然而來的紊亂牽掛也許會終生伴隨我們。但是我們相信，正如但丁（Dante）所說的，在祂的意志裡是我們的平安。為十字若望和依納爵而言，把一切都交付給上主，讓祂把我們塑造成為同祂結合的工具，成為祂得心應手的工具，這是唯一合理的選擇。當我們意識到這一切之後，祈禱者能夠在黑夜裡獲享安寧與恬靜，並且從枯井中平安地、充滿感恩地汲水。黑暗是耀眼的燈光。乾枯是永不枯竭的源泉。死亡是充滿祝福的釋放：「被溶解後而與基督同在」。在此時此刻把自己完全信任地交付於真理（無論我的聖召是度隱修生活或是在忙碌的世界中服務），是走向真正自由的唯一康莊大道。



當火點燃木頭時，首先逼去它的濕氣；然後慢慢地木頭開始變得黝黑醜陋，甚至散發出難聞的氣味……火焰帶來光明，通照四周，並驅散所有相反醜陋和黑色的屬性。藉著熱能和燃燒，火焰將木頭轉化為原來的自我，並使其完美如初。當轉化後，木頭不再具有自身的主動與被動……因為它已擁有自主權，而且履行火焰的行為和性能。

如果木頭能夠思考，它會對自己說：「看，多麼悲慘的結局啊。姑且不論現在變得漂亮與否，我甚至比以前更加難看了。我把自己交付給火焰乃是一個天大的錯誤。」但是，木頭可能是錯的。所有的瑕疵和斑點其實早就存在。火焰只是將它原來隱藏的瑕疵暴露而已。木頭的自我良好形象只是一個美麗的幻覺，但現在不得不面對真理。

本書是《井枯之時——入門後的祈禱》的姊妹作。作者幫助人釐清「黑夜」的經驗並非是天主的遠離，反而是天主光照更近的臨在。並以聖十字若望的默觀和聖依納爵的神操分辨，教導祈禱者如何更坦然地在天主的愛內，邁向生命的成長與轉化。


ISBN 957-546-546-6 \$180



9 789575 465469 0 0180

光啓書號 205277

定價 180元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